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12 1909

T 3209 / 4678. 81

0019

嘉興府志卷之十五

塔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知嘉興府事閩陽吳永芳纂修

藝文下

明

貞母阡記

徐一夔

貞母阡者昂上人之母禹氏所葬處也阡在崇德縣之石門鎮初張氏陷姑蘇江浙丞相檄苗獠以禦之苗獠素暴悍所過務淫劫時禹氏從其夫吳避地石門苗獠前隊將過其處禹氏有姿色自度不免亟告其夫具舟出避比登舟前隊已策馬至此禹氏使弗避禹氏遂躍水死其夫倉

卒葬之鎮側而去時上八年纔十三含哀茹毒從其父適越未幾其父亦沒于兵上人無依走金華山中爲浮屠氏墓所在四顧草莽莫知葬處有語之者曰非物色吳貞婦所葬處耶此卽是上人見墓不毀且悲且喜將治墓會國家已取元且詔儒臣纂修元史上人曰治墓且可緩不宜使吾母懿節泯沒遂走京師以其母死事告于史氏史氏曰此正史家所當書者其母死事遂得列傳一時秉史筆者多其父友咸爲文詞送之大率皆美上人爲浮屠而不失儒者之行也乃還石門治墓剪荆棘培土壤以固兆域

旣固將去墓而還事其浮屠師乃具湯茗以召里之長者且告之曰吾母不幸而死乃託體魄於此經涉喪亂而墓幸無恙里長者之賜也今粗修治而不肖託跡沙門不能守先墓又將去此願長者終惠之長者曰昂師教浮屠也吾黨宜謀所以護之使不知者不至踐且伐也乃本其母之行表之曰貞母阡云嗚呼不易動者人之心也惟以孝弟之事告人則雖悍夫勁卒未有不動者此無他孝弟之心人皆有之故易以動之耳上人以護墓之事請于其里之長者其里之長者相與謀所以護之而嶄然石表立於荒丘野水之濱斯誠義舉矣嗚呼里名勝母曾子回車而

母奮死之烈有如皦日過茲阡者固將竦然而敬寧有踐
且伐者哉使有踐且伐者是無仁心者也嗚呼世寧無仁
心者哉上人可無慮或曰爲上人計返其初服乃爲合道
雖然曰親曰師均有恩義在焉上人必有以處之矣予特
矜上人之志且嘉彼人崇孝之有其道乃爲之記

重修嘉興縣學記

陳彥博

聖人之道與天地相爲始終不可一日而無也一日而無
聖人之道雖天地不能以自立況于人乎隆古之時其民
蚩蚩聖人雖未作而天地萬物得以寧者無侵欲無撓害
民三五迭興聖人代出因時制宜以立人極彼其強者爭

智者謀相據相軋而莫之禁之於是爲之制禮以防之立
法以齊之教化以明之仁義以導之使強者有所忌而不
得以盡其強智者有所沮而不得以盡其智而天下一趨
于平正君臣親父子長幼戢暴亂保邦家及于萬禩而
永賴故雖動勦畔亂之際弁潰磔裂之餘而天下未嘗一
日去禮法者聖人之教也向使無聖人之教則紛紜恣肆
狼戾而不可遏人道或幾乎熄矣人道熄天地其能自位
萬物其能自育者乎斯道也自堯舜禹湯文武至于孔子
同一揆也堯舜禹湯文武得位而孔子不得位天也而使
斯道卒明萬代者亦天也堯舜禹湯文武非孔子孰爲

嘉興府志 卷之二十五
之繼哉我朝混一以來天下孔子廟學一循舊制皇上勵精圖治庠序教養嚴飭倍敦自胄監達天下期于育材致用爲邦家太平之基意至切也有民社者可不浚體詳念而思所以興舉之乎嘉興縣學創自宋咸淳乙巳今百有餘年而易代者再歲月滋久修作不時墻屋弛然將就頽圯今從事郎河東魏誠來丞茲邑旣蒞事祇謁廟廷周覽諦視凜然懼無以奉明祀而廣樂育迺首捐俸以義而勸邑人且白于大府通判朝列大夫劉公澤民實掌府事特嘉其請許之以是鳩工庀材百堵皆作旣而杙者安傾者正缺者完禮殿尊嚴戟門有偉作東廡西廡禮亭築宮墻

建櫺星門于外垣繪夫子像四配十哲泊兩廡改作文昌祠于學東又燹明倫堂作闌楯益東西二齋二軒治庖廩凡廟學繕完畢備丹雘塗墍奐然一新階級堂塗悉皆甃密經始于是年六月辛卯迄工于七月戊辰役不爲淹人不告病于是邑士咸相謂曰丞之致力于學校如此可不紀其績乎乃疏其事而屬文于予夫江河之大一勺不能以加多嵩華之高覆篔不能以增厚聖人之道並天地而悠久豈以宮室之觀藻繪之飾爲足尚哉特以學者之仰聖人非是無以得于觀感之間與親炙之者雖不及猶彷彿云爾今丞之致力于學校美矣繼自是來游之士其亦

有學聖人之學而心聖人之心者乎其亦有是道自任出
爲邦家之用者乎此丞所望士之所當自勉者也予旣序
丞績乃復以是告邑之士丞奪于政不得以時至得耆者
陳子貞愿人也使視焉朝夕與役子貞惟勤故書承仕郎
前太常博士錢塘陳彥博記洪武六年

秀水縣重修儒學記

林 茂

秀水爲郡附郭縣宣德五年割嘉興土地人民增置之置
縣之明年得善地于縣治東三百步許爲建學之所又明
年廟學之制以次粗備是年仲冬朔縣令率師生詣廟行
釋菜禮始施教事然營創之初徒事苟完速就而不爲久

遠謀故不數年間禮殿爲之重葺戟門爲之更修其他屈
撓朽腐者鑿鑿而隨壞天順四年知縣事金陵莊侯徵以
進士授前職廟謁旣畢周覽咨嗟謂爲已責以櫺星門植
木爲柱不任啟閉也則易之以石以諸生講退無燕休之
舍則爲建四十三間膳堂所以育賢規制不可以不侈廩
庾所以儲粟防範不可以不周亦皆撤而新之矣成化紀
元秋官主事陽城楊侯繼宗以碩德重望來守是郡甫下
車卽注意于興學念斯學之敝陋顧瞻明倫堂洎正誼明
道二齋謂同知楊侯冠通判鄭侯昇張侯永推官王侯坤
曰是邑爲邦文獻之邦而學宮實師生講肄之所茲不惟

上漏旁穿不礙風雨抑且規模卑陋矻矻不更作示以弘遠之制則何以竦邦人之具瞻而興之士子向學之志哉衆議而聽之于是鳩材庀工諏日興事恢拓故址却後一丈增築五尺一材之弗堅一工之或劣悉屏去之先作前堂舊爲同三今滿而爲五其崇三丈四尺有奇廣殆三倍于崇深視廣三之二次作後堂其崇與深稍減于前堂而廣則與之相埒次作兩齋益皆壯麗飾以丹碧塗以黝聖廟輝映頓改舊觀復築學門之基增高二尺門內列植檜樹二十四章亭立森鬱表裏適稱而學之制始大完美經始于成化元年十一月二十有五日迄工于次年冬

而董其事者則區長沈淳也時教諭方君繹謂賢守令前後作興之偉績不可以無紀乃述其事之顛末而以文見屬茂邑人邑日覩其盛亦預有光清敢以不敏辭惟三代之學載諸經傳有可考者然當是時上之人所以教下之人所以學豈有他哉不過格物致知以爲其理誠意正心以體其實則身無不修而齊治平天下之事具在是矣肆惟聖朝混一區宇首於天下郡邑興學于以造就人材以資任用其意亦爲是也今以爲水近設之學賴賢守令興建爲之一新士習亦當興之俱新朝夕相與講究須知所學者必如前所云敏求力踐之弗懈由是掇巍科躋

廡仕推其所蘊建功立業以垂不朽如此斯不負朝廷作
養之初意與今諸賢侯興學之盛心苟或不此之務而惟
詫記誦之多寡較製作之工拙藉此以為進身之階而于
遠者大者或昧焉則非茂所敢知矣泰厠先進之末故不
以頌而以規

嘉善縣新建儒學記

黃澤

宣德庚戌春大理卿胡公奉命巡撫東南事有便于民與
弗便于民者小者立變大者譯聞以嘉興府地廣民衆賦
稅浩繁而屬縣止三難于剗理欲釐其施而三之別立縣
治分理焉則業父老咸曰此郡城東一舍許有地曰魏塘

居民環聚于此商賈輻輳立縣莫此為宜公以為然遂聞
于朝許之且賜縣名曰嘉善凡新邑制度所宜有者咸俾
躬置如式以學校在所當先因區畫廟學位于邑之西
既定厥期會有詔召公還越二年壬子姑孰王益來典教
事謀諸邑之令佐始構明倫堂而禮殿廡齋尚缺惟卓茅
于堂之東南以為春秋釋奠之所又明年為宣德癸丑莆
田林勤分教來茲四顧榛蔓惟歸然一堂特立于中太懼
弗稱適知府齊政以公事至邑勤以書白之政念工鉅費
繁不欲徵諸細民因名之鉅姓曰陸坦者諭之坦慨然捐
白金以兩計者三百有奇于是市材陶甃鳩力僦功虔卜

穀且而禮殿是營其崇四十六尺修如崇而殺其八廣如崇而加其七經始于是年九月落成于次年四月匠師工傭則有司給其直人喜其成而不知其勞也既而同知劉縉至顧瞻稱歎召坦來前深加獎譽且曰輪奐美矣規制宏矣苟不儼其像設非闕典歟坦承命惟謹復賃工肖先聖暨四侑十哲之像廟貌端嚴儀制一新他如門廡齋廬庖廩庖溷次第繕葺今年春勤述興作始末具書謁余徵文爲記余惟設學校以爲教實爲治之首務也治本乎教而教資于治二者相須廢一不可然而學校所講者其理載于六經具于人心寓于人倫日用之間堯舜禹湯文

武所以治天下孔子所以教萬世者皆此道也人知所講學則孔子之道明而堯舜禹湯文武之治可復苟欲舍學校而言治是豈善于治者哉矧朝廷以六事課守令學校居先然則任民社之寄者庸可視爲文具而弗加之意乎是宜胡公于建邑之始卽畱心區畫以爲之倡厥意有在也是役之成郡邑長貳協力毗贊職教事者認認究心可謂知治教相須之義欲求兩盡其責任者矣如陸坦者一介韋布非責任所關乃能祇承郡邑之命捐厥所有相茲偉績其志有足尚者且近世多貲之家惟知莊嚴釋老之居以覬福田利益孰有一念及此乎是知坦之識見度越

常輩不然豈在位者之德化有以感發其善心也耶嗚呼
凡我髦士鼓篋登降于斯樞趨講習于斯藏修游息于斯
盍思所以自奮務求至乎成德達材之地以待明時之需
哉余承乏藩方嘉善實在治內勤旣以文請安可無一言
爲諸生勸且以告夫後之來者俾知所考云是爲記

陸宣公廟記

薛瑄

有唐三百年逢時建策所以成翊戴弘濟之功者累有其
人至于學術純正事君以格心爲先論事以行義爲急隱
然有王佐之才者余于中唐獨得一人焉陸宣公敬輿是
已當建中艱危之際公居近地竭忠誠以籌畫機宜代王

言以感召人心雖提兵討賊諸將是賴而其運謀帷幄再
造唐室之功居多是皆載之信史天下後世所共知余置
不論獨惟公有王佐之才者蓋三代之佐皆以正君行義
爲本自漢以來爲輔相者鮮克知此而其所論不過人材
政事故無以清出治之源明義利之分以致主于王道獨
公之告德宗者有曰一不誠則心莫之怨一不信則言莫
之行誠信之道不可斯須去身必慎守而力行之又曰民
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心傷則本傷本傷則枝榦凋瘁而
根柢斃拔矣夫知誠信不可不存則心必正知財利不可
厚歛則義必行人君正心行義使天下萬事粹然一出于

天理之公此王道也惜乎公言雖大所告不合入相未久
卽有忠州之行而卒不得大行其志遂使後世論唐之賢
相曰房杜姚宋而公不與夫豈知公有王佐之才使時君
能用其言三代之治可復豈特貞觀開元之盛而已哉故
善論相業者當觀其學術規模之大小不當以事功成與
否而高下之也史載公蘇州嘉興人卽今嘉興府城北有
公遺廟世傳以爲公之故宅前代碑志備載其事景泰二
年知府事江西舒君敬上章以公乃唐之名臣忠節著于
當時奏議行于後世其遺廟雖存自昔以來官無祭享宜
量給官錢修舉春秋祀事以褒表忠賢激勵臣節詔從其
請又二年爲景泰四年舒君以書來求記其事予惟世之
爲守者類以督辦爲能而于世教風化所關者漠不留意
獨舒君卓然以表忠勵俗爲急乃論奏公之事蹟于朝舉
久缺之文以秩登祀典廟貌益崇血食不泯其所以爲天
下後世人臣盡忠節之勸而有補于世教風化甚大是不
可不記也遂具述其事俾刻之石使千萬世知崇舉公祀
以樹風教于無窮者自我天朝始

嘉禾記

楊繼宗 郡守

大明成化九年秋八月本府秀水縣時清北都暨象賢二
十二思賢三十二等都嘉禾盛生遠近咸有郡人范俊等

以盆植之馳獻于府每莖離根二節節間又生三蕙秀三穗或生四莖五莖秀四五穗者亦有之但不如二穗三穗之夥竟畝計之一莖三穗者或一二百莖一莖二穗者或數千百莖本府經歷司蓮缸內栽稻二本亦如野外生莖秀穗考嘉禾志吳黃龍三年由拳南都野稻自生改名禾興志瑞也赤烏五年因立太子和改爲嘉興避諱也自黃龍三年距今癸巳歲千二百六十有七年而嘉禾復生乃氣運循環使然也用附于志以記歲月云

守楊公去思碑記

支立

成化元年夏刑部主事楊公來知嘉興府事不學家累惟一幼子自隨以廉律已以正接物權勢不可奪請托不可行事有病民者雖上官之牒亦格之而不行有利民者雖一時之禁亦爲之而不顧九年之間豪貴側目強梗遁迹磨牙抵掌混淆白黑者噤莫敢動由是官屬肅於庭編氓樂於野商賈集於市三吳兩浙翕然稱爲賢郡守九載滿以素苦風痺疾遂治行訪醫是日郡之君子庶民耆里環府門送行者數千人雖疲瘡行丐者亦皆扶耄攜孺奔呼噉號至一舍許知不可留乃合辭請曰公旣不可留矣願乞一物以慰吾民後日之思公不得已解青紗衣以遺之耆老周寶輩以衣藏之髹櫝置諸三賢祠右方乞文記之

夫爲官莫難於守令爲守令莫難於不屈於勢不疚於利
屈於勢則縱惡戕善疚於利則厲正黨邪政事之害莫有
甚於此者公之爲政大率以此二者爲先宜乎得民心愛
戴之如此也公名繼宗字承芳山西陽城人

嘉興府題名記

鄭 曉

江南九省浙爲大浙十一郡嘉興爲大嘉興據湖海之交
平田曲澮饒稻梁有魚鹽歲果之利士重廉節耻馳競齊
民勤生耕織蠶畜務蓋藏又鮮兵革不虞之患故嘉興易
治然賦日繁壤則錯出制地征者時時曲筭裁濶狹以故
黠胥能上下奇羨爲奸利東竝海築堤歲役幾萬人勞費

無休時俗且近侈或矜勝相訐豪兼魁宿之家往往設財
役貧又當傳道飭館勤候煩言易生故嘉興亦不易治治
嘉興者知府員一人同知通判推官五人知府古太守所
謂吏民之本同知通判推官佐太守者也嘉興開府百六
十八年未嘗有題名之刻建康司馬公曰名不題何以徵
文獻識臧否懸勸沮乃樹碑於堂書其氏名而繫之字里
官秩問記於余余曰唐人有言居官而自記媚已不居官
而代人記媚人公非甘媚者也今登斯石者孰非作人之
選其德政入人深至於今思之不衰者楊公繼宗徐公盈
也夫宦於茲土孰不欲尸祝茲土然幸愆其素者勢法易

倚寵賂易遷名實易眩力之弗逮而志之弗堅故也是故
爲人牧者貴有真誠惻怛之心爲國家根本深長之慮夙
夜爲民造福耳材用有短長幹局有精拙蒞官有久近有
遇有不遇毀譽有不齊皆非君子所謀也司馬公以南臺
御史守懷慶有成更賢於茲闔霽雄敏剴劇有餘才察案
高君晉君張君又皆以文章政事相益共濟可謂一時之
盛嗟乎人心無常急于風電不渝不沮克終永譽顧於斯
石不有深省乎

義倉記

黃淮

國家惠養斯民以固邦本恒恐閭閻阨於饑餒不得以遂
其生上煩聖慮宵旰靡寧重念朝廷舊設預備倉廩歲久
駟致廢弛於是慎簡廷臣授以璽書條畫事宜分詣各道
以經理之仍命藩憲重臣之廉敏者以爲之佐刑部署郎
中事員外郎劉廣衡承命往浙江請布使司方廷玉按
察副使王豫協修預備之政按行郡邑揚德意仍召區
里之長及鄉之耆民羣聚於廷詳切訓諭益加詳焉邑中
富羨之家感激奮勵願出穀需於官者以旬得穀米麥一
萬四千七百三十石勅使藩憲嘉其民之効義也勞以羊
酒卽日以聞旣而鳩工庀材構西倉一百二十楹以備儲
蓄欽遵勅旨選忠厚公正耆民及殷富莊良之家嚴慎守

護兼知出納之數府委同知張本縣丞縣丞趙恭總其政
申明戒約委曲詳備大要以絕私無擾爲本里社細民皆
歡忻感悅仰戴聖恩生成之賜也郡縣樂其事之有成徵
文爲記勒石以垂示永久淮惟成周之世縣都皆有委積
以備凶荒自漢以來迭置常平社倉義倉大率皆倣周制
世殊事異更變不一皇上遠稽古典近追祖宗成法遣使
巡歷修復舊政而光大之俾俎饗宜行事務期民受實惠
綸綵煥頌而効義之民雲集響應倉廩充實賑貸於是仰
給焉傳曰未有好仁而下不好義者此之謂也勅使同
心協義克稱任使皇華輝赫遐邇具瞻郡官僚祇承惟

謹不煩而事集防閑有方侵漁之弊消于法皆當得書其
義民姓氏具刻碑陰使觀者視倣興起後克有繼也是爲
記

重建明倫堂記

張寧 海鹽人

治民必先養士士得養而三代之民純非所養而漢唐之
民襍失其養而嬴秦五代之民篋如也得失純襍何者不
由學校之興廢哉我聖朝法古爲治建中立極以端教本
學校遍於海內士得其養而民之歸純也久矣崇德爲嘉
興上邑其俗多秀民美士自宋至今科第相望正統中邑
令焦寬重建明倫堂于學之故址歲久弗時葺日就傾圯

南巢王君以鄉進士出宰是邑始下車修謁顧瞻已有成慮而民未可遽勞也乃早夜績晝聚材鳩工爲備幾十之八九民尚未知成化庚寅三月卜日經始言諸師生擇弟子之能者楊明費敏使爲倡率邑中聞義而起富者以貲貧者効力是秋八月具以成告俯仰周接輪奐一新自昔更始舉役未有敏贍和洽不以令民而民樂從如此是以見養士之足以勸人矣嗟夫天下無一非聖人之道民皆由其事而不知士能明其理而不信無士則民日昧而失其所從事故士之所在其民必良無士之地其國必殆一得一失古有明徵無興學養士之功而欲善化於天下

雖絕力優智皆苟焉耳學師生感君之惠求予紀述以彰久遠因著其所係之大而刻諸石成化庚寅冬十月旣望

新建便民倉記

王華

邑之有便民倉制也維是桐鄉新造之邑百事草創征輸之入露積野聚風雨鬱蒸沾濕朽敗逐避遷移歲無常所蓋自有邑而然矣歲弘治乙卯衡陽王君昊汝欽以癸丑進士來尹茲邑乃歎曰民之脂膏斂而委諸草莽又因以罷疲之其謂便民何且此而猶可以爲不急吾其無復事矣遂稽隱籍得空餘之粟七千曰是足易吾事於是分事授役立程計績因民之隙均民之力十取一人歲取一日

而已凡為殿六十有四楹中列廳治殿周其旁園以長垣
 守以重闈創前所無而民不知役於是邑之父老相與謀
 曰能者創於前不能者毀於後賢者慮其始不賢者敗其
 終今侯所謂創於前而慮其始者矣不有紀績以垂來者
 能無毀敗於終與後哉於是礪石以告其邑丞徐君珪而
 請記昔魯人為長府閔子以為仍舊貫何必改作仲尼聞
 之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蓋嘉之也夫有之而改作無之
 而不為其於勞民厲眾一而已王侯之治桐鄉蠲不急之
 務去無名之役一舉動皆慮於擾民此豈好為改作者然
 一為此而民皆稱便之是夫人之不為也而為之必中於
 道也夫是可嘉也已詩曰厥倉未謀積于郊丘多敗沾腐
 狐處驪游運徙遷易民曷以休斬木荷鍤以防寇偷曰民
 之便而以為尤新倉翼翼高簷翬翬郊民相慶來趨如歸
 曰惟王侯覆我無遺既哺我饑又蓄我餘昔奔以疲今邀
 以嬉我歌我侯我樂我私歷千百年惟侯所貽

清風樓記

外節銳有倪嘉善
木利記見水利

都穆

斗城倪君之丞嘉善也于縣治之東創思賢書院以居學
 者復構鄉賢名宦二祠俾晨夕有所瞻仰又以講習不可
 無書乃聚六經子史數百千卷貯之以請名于督學憲副
 劉公德夫公名之曰清風樓而求記于余今年夏五月予

至嘉善獲遊書院以登斯樓近復觀倪君所修縣志見鄉賢名宦氏名然後知劉公命名之意不徒然也蓋鄉賢自唐陸宣公而下其人凡十名宦自宋洪忠宣公而下其人凡六他未暇論若宣公之與忠宣其文章功業炳耀史冊天下後世之人聞其風者莫不感慕奮興欲親炙之而不可得而况嘉善爲宣公生長之鄉忠宣過化之地學者宜不必遠求旁法而此固有餘師矣夫人之學將以學爲聖賢二公賢者也學者之講習于斯豈徒挹其風而已哉他日出而效用必將心二公之心行二公之事使人指而稱之曰是有古人之風者也斯無負倪君之作興而名樓之意得矣抑嘗論之世之學者莫不知賢者之可師也然所讀或無其書所居或非其地雖有志焉吾未見其學之能成也今既有書院而獲藏書有樓清風穆然先賢如在此固學者之大幸而所謂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者又將不外乎是則斯樓也豈直供登覽吟眺已哉予交于倪君素辱知愛故不辭而記之

金公生祠碑記

茅坤

桐鄉者故野處邑也頃者烏糞數萬劫掠吳越內地而其令金公始塹土爲城城完築不數日而明年丙辰夏四月烏糞分五道入其所稱最雄者曰徐海擁數萬人由乍浦

焚舟而岸劫破石道由皂林以竊湖中河朔將宗禮躡其
後賊反兵三戰而覆之于是提督阮公不得已收帳下散
卒入桐鄉城賊復合兵圍桐鄉當是時海觀桐鄉等几上
肉耳吳越人亦危桐鄉欲且暮下者予扁舟過督府督府
引劍畫地曰賊剽甚其鋒不可當君獨不聞周亞夫之所
以委梁以固吳楚者乎桐鄉城小而堅其令材多捍一切
柝櫓兵仗火藥薪燭糗糧之屬于該州縣最具聞其嘗度
城隙地遍募邑中富姓者入填其中提督公爲從中籍而
收之可得卒千人列壘而持數十日永保戍兵至固可遲
而破之不然吾以兵嘗之少不利譬之抱石以自沉耳東

甯固魚爛矣已而賊盛爲雲樓撞竿以攻桐鄉城日急予
日恐一日以申督府督府持不顧及匝月桐鄉圍果解圍
中人出稱桐鄉令守城城獲以完大畧如督府所策而督
府卒籍之遲永保之兵以破賊嗟乎吳楚之所以困而毋
西與漢爭利者梁爲之捍也海之所以逡巡狼狽而不得
蹙湖脅杭以噉三吳者桐鄉爲之捍也然而梁竟以首功
論賞而桐鄉令人卒無有言之者及其去也邑人憐之相
與歔歔涕洟爭像而爲祠以祀之請予記其事予按祭法
曰能捍大患則祀之若公者謂其有功于社稷可也獨桐
鄉乎哉予竒督府之所以知公公之所以守桐鄉又竒憐

公之所以卒不得如梁故事疏錄之天子也因以其刻之于石之左而系之以詩凡五百字公名燕字尚質潛山縣人癸丑進士

重修縣學記

許孚遠

德清人

余家去禦兒不百里而遙禦兒諸生多從余學者因悉其陳侯治狀云侯初爲槩浦令期年大治一切興革列事宜中者鑿鑿可徵會禦兒令闕當道以侯堪煩劇疏改之而侯之令禦兒如今槩浦期月又大治雅意在正學術以媿文翁之化而宮墻不飭謁拜懣然顧邑當彫瘵之餘帑藏無足爲藉者下教境內得耆民吳銳捐金十鎰乃程材鳩

工自門垣而殿廡而堂閣而祠齋而庖庫廩廩莫不樹其傾圯新其駭剝越五旬役竣於是侯集諸生而告之曰是役也豈直爲宮墻競競哉蓋風厲之意存焉諸生絃歌游息於此陟其階序而知基不可不豐也仰其穹窿而知梁棟不可不壯也瞻其翬飛而知輪奐不可不庀也覩其華澤而知丹雘不可不鮮也一不飭不成其爲宮墻學術猶之忠信其基乎道術其梁棟乎功業其輪奐乎文章其丹雘乎一不正不成其爲學術宮墻不飭有司者治之學術不正諸生將奚諉矣故曰風厲之意存焉諸生受命而退介余從學者請記諸麗牲之石余也悉侯治狀不獲辭嘗

及見長老稱說弘正以前學術盡軌於正非洙泗之書師
不訓弟子不誦也儒而白首者皆守規度重倫常卽不仕
矣今或不然母論早早者傴僂而趨喔訾而語周合求顯
此耦相覆以苟容一世進之廣飾厚要仰附逐欲因弔詭
潤非以倖名進之荏染難持譎尚隅曲借氣勢爲樞機而
顧橋以售其佞進之倍設機構提押闔之門戶算若轉環
莫知其要領以空文見僞而以實學術壞於數十年間而
流甌於數十年之外則上之風厲者無人耳侯以正學術
嘉興諸生翼翼枚枚宮墻旣飭欲使四方取則禦兒而諸
生乃今不洒然變其陋習者非夫也志有之以表示目以
鼓語耳諸生從余學者多盍耳目余而效之侯焉爲甘節
母爲朶頤爲艮身母爲壯趾爲獨復母爲執隨爲渙羣母
爲引兌學術庶幾其復正乎余不敏敬申侯意以詔來者
若建學之繇前輩論之詳矣侯名允堅字貞甫萬曆乙未
進士直隸長洲縣人歲萬曆戊戌孟秋日

新建預備濟衆二倉記

沈思考

嘉典故以一縣麗郡而舉郡百雉以內官儲詹積皆縣所
自有洎宣德中析置縣而分隸秀水由是嘉興僅若僑署
而預備濟衆之爲倉置不問者幾二百年丁酉秋毘陵鄭

嘉興府志 卷之三
君振先來令嘉興標尚孤絕仁明雙運吏文無害民不忍
欺未踰周期境內康悅莫不暢膏潤而刑廉風也已復謀
近及遠以爲郡不七十里而濬海一旦烽舉則荷戈持餉
出鬪城下其或地財耗歿饑民蒙袂踵相就食乃曾不京
困之計天子何以謹蓋藏之命有司亦何所循行積聚乎
凡救患恤災挾其食而使民無不繫於上也此鄭君之所
以發建置二倉之圖方度可以倉而未得會有貴家故侵
浮屠地足以爲址併誅里魁匿賦足以經費君用上之中
丞劉公直指方公下其議藩叅湯公兵憲劉公郡守張公
咸以爲稽故實謀將然政無此最亟也君旣得請遂量功

命日乘民畢務而戒曰縣無其倉而有之自今日始假令
豐牆峭趾材散木而丹澤之等無倉耳其必築不負防材
不負椽棟瓦甍瓦墁不負堵而蔽也乃能經久而不墜因
選良擇堅度司比藝衆技畢奏登登四間君復夙宵過往
勞勤最惰不期月而績用告成凡爲廳事三楹左右翼爲
社學夾階東向曰預備西向曰濟衆連櫺而殿間各有八
周墉環合門屏樹立右控佛寺前帶通莊約佔地四畝四
分零揆費二百三十兩有奇落成之日觀者填道咸低回
瞻歎余曰是豈惟風雨攸除不侵豆區之數有備存救而
已哉將使覩是倉者士大夫當思旣已樹業公家宜令一鄉

之人隱將茫其所賴何至剪割桑門以遺口實閭右素封
當思擅有地方莫非王土安可嫁其惟正之供爲奸觸大
罪而使敗與權凶與此倉共垂不壞也蓋其費小其功大
其推見隱其風戒嚴此又鄭君善爲昭勸寓政于倉而立
教首于二豪者乎第念宰官勢盡尚不終有佛土乃漢風
闔郡之名蹟比丘獨以擁不貲居然據爲密室而不之復
視是倉者又不能無嘆于斯云

復包角堰碑記

陳善

役有妨于民者其利一其害一卽舊迹所有吾罷議可也
苟便于民其害一其利百卽曠緒綿邈若舊所無焉自我

創建可也矧害不及毛髮而利垂百世上不糜公帑下不
竭民財修復故壤以弭隱憂是役可已君子持議如握
璧與役如救焚遑發力舉不能旦夕謂吉一利百者耳議
定而役竣而紀功卽一堰之細可述已 啗兒縣與海昌接
境海昌地斥鹵故多鹽盜剽掠四出患及石宋時以邑
城之南有支河可達海上遂築堰塞河以遏盜衝堰名包
角今縣志可考也及元兵入浙決堰直蕪城下石燬于兵
而堰決不復者迄今垂三百年嘉靖乙卯島彝內訌突至
浙西咸被其禍邑尤酷總督大司馬新安胡公相視
地形于故堰在二以相守望屹然金湯則是堰不特

爲石邑外護誠一阨塞也邇年海上雖幸無事而饑饉存
臻鹽盜競起石迫嵯鄉士民患苦之癸酉秋浚河通漕築
堤障水堤當堰址士民望見喜曰此天相我也益務增築
用圖恢復屬隣邑人有稱運道不便者陰阻成議然運道
向日章婆堰橋出西安丘高橋至官塘初不由此特假此
以伸其私耳于是闔邑士民謀自捐貲別濬新河亦可通
漕仍伐石建聚秀橋以便水陸經行者議已定乃請于督
撫謝公暨守巡諸公咸報曰以一堰而可以弭全邑寇患
亦何愛而不爲其如議事下有司隣邑人百計撼之郡大
夫李公邑大夫蔡侯皆精練政理有幹局堅守成議不爲

動旣而守巡諸公以事過石邑親歷其地環視久之歎曰
是固當塞彼紛紛之說何爲者自今役宜速舉敢異議者
坐之已仍檄有司更高廣何家橋雖巨艘亦可直達無礙
石民感悅上德力畚築不踰時迄上始事于萬曆二年十
月竣于三年正月役成鄉大夫運長郭君輩來徵予言記
其事予惟包角一堰耳據得形便能爲輕重若是卽建堡
立障可知已顧其議久不決非三四鉅公獨斷于上李公
蔡侯協贊于下石民奚享千百年之利哉夫堰以障水衆
說之侵公議猶水之侵堰也能持石畫以敵羣喙卽于仇
可立就詩所謂衆心成城是已奚獨一堰哉乃斯堰非上

德弗成予故樂爲記之

石門鎮彰德亭碑記

賀燦然

石爲吾郡上游當孔道號劇難治而石門鎮爲甚鎮饒米菽絲纒商賈輻輳浮于邑去邑治二十里許東北與桐鄉相錯而西南通茗溪諸邑鎮油坊可二十家杵油須壯有力者夜作曉罷卽丁夫不能日操杵坊須數十人間日而作鎮民少輒募旁邑民爲傭其就募者類赤身亡賴或故髡鉗而匿名避罪者二十家合之八百餘人一夕作傭直二鉢而贏番休之日挾其贏或羣而飲或羣而博或羣而宿娼家恃勇好鬪擊拳攘臂良民畏之稱與之角一呼響應

應閔然而証或白晝攫于市莫敢誰何百爲君卽力亦畏之旣捍文網輒逸而去或訟之官爭相讎金銀風牙之勝或各以其籍訟而勾致人甚且毆脊隸之追刑者更可虞傭直贏曾幾何安能恣所欲爲小則爲偷大且行劫蓋爲鎮民蠹非一日矣靳侯來令石由邑入郡必取道石門考風問俗廉其狀甚具思一劊之未有端也會渠魁周賢糾黨數十人劫楊晨家蹴其婦墮樓死一鎮爲驚羣起縛之靳侯躬蒞尸所按其辜寘之理餘各抵罪并逐諸不逞者百年積兇一朝剪而芟之于是向橫暴恣睢者類惴惴懼雞犬不驚石門可數千餘家舉得安枕臥矣蓋鎮民

嘉興府志 卷之三
無不歌舞頌斬侯德者斬侯業奏績闕下鎮民虞侯日暮
內召去鎮不能廢油坊之業勢不得不募工作工作不能
盡取之士著侯去而羣不逞復行滋蔓且奈何計獨彰明
憲法以隄防之庶終有悛心以安此一方民乃請于臬臺
使者令得樹豐碑孔道以伸瘴惡之戒臬臺被其事于邑
故悉其狀稱勒石垂永久便宜從民請予是報曰可名其
亭曰彰德是舉也蓋有三善焉武以戢暴仁以保民智以
計遠語云蔓草不圖將等斧柯強凌衆暴斯其風胡可長
也民慢而糾之猛可謂曰武稂莠不刪嘉穀不蕃養奸宿
禍如嘉師何暴戾而善良以寧可謂曰仁防之未然與戢
之既著功相百也高揭憲令卽冥頑望而懾矣此其爲鎮
民慮甚遠可謂曰智夫一舉也而三善備焉則建亭而勒
之石也固宜萬曆己丑年立

建蘇坊役碑記

孫植

高皇帝功令具肅吏不敢越三尺而求多于民其民亦相
與安于樸鄙各修故業朝野恬穆國用平康其後郡邑之
間賓旅沓至日不暇給而借力于里中之豪者則坊役于
斯濫觴云乃當事之吏復緣爲奸百指千應里中人避
斯役有如避仇憚憚皆不寒而慄用是憲臣建議里出均
輸一切宿辦供具以時出納使無煩里胥法至便也已而

駟僮中變窾言朋興議幾廢閣今府公龔大夫甫下車慨
然決計曰夫治不改轍必將傾轅吾與其開一利孔毋寧
閉一害孔吾志如射隼矣爰以其令令諸邑先適今邑侯
顧公以賢更治規畫益周綜理益密百器鼎新居恒則募
幹敏者掌其事而官爲立籍以稽侵牟賓至則取諸宮中
而用之若外府矣里中人于是匍伏歎曰自今復有晨集
暮呼恒擾吾廬迫而之傳舍者乎自今復有指一索十奸
鬪出物浚吾之膏以自肥者乎吾今乃得安寢矣何至犯
黑夜候車騎身懸胥吏之手婦孺憂也又俯而思曰微
吾大父母暨吾父母害寧有此乎今幸而息肩吾儕小人

敢忘君子之大德請勒于石以圖不朽余惟樹民猶樹
穀也雖有嘉種稂莠爲災磈之石田安所用之夫坊役之
建將勞佚代更爰息是濟豈其必躑躅吾民要以奉行者
乖方以故民不憚役而憚胥吏稂莠滋蔓謂高皇帝功令
何乃今一旦而百餘年未釐之弊悉用浣易藉令候人往
來供帳之具業已皆取諸宮中而用之勢不至煩闐闐莠
政日去嘉種日生斯豈非萬世利哉以此主德子元元二
三君子之政何施不可用次第其語而列諸左方因以規
後之當御者毋庸隳此嘉績而貽我萬世之害也龔府公
諱勉無錫縣人張少府諱繼芳祥符縣人顧邑侯諱雲程

常熟縣人而縣幕劉沈實承旨集例得並書焉

新建養濟院碑記

包禔芳

國家設養濟院于各郡邑以待惇獨之無依者棲有廬食有粟衣有布絮法制視古昔犖然備矣而歲久寢微爲長吏者率視爲遵行之故事漫不加省至于終其任而不履其地一閱其數者多矣尚安望補偏救敝以興一方之盛事哉吾郡養濟院在郭東天馬橋北向仍宋元之舊廬舍七十餘間嘉秀兩邑共之非但食指漸繁偏窄難容卽事兩屬則權分而莫佐清查愛養之責法積弛則人玩而難免影射冒破之奸故以嘉興一邑論籍其數人有餘人

然多有名存而實亡者有身居于外而寄名于內者有兒女滿前年力少壯而亦竄身其間者良由老奸積猾盤踞把持而又侵漁蒙蔽設欲清查指甲爲乙指東爲西何可致詰噫敝也久矣萬曆壬午秋顧侯甫下車目擊其事慨然曰政孰有先于此者乎遂嚴爲設法悉心清理得實在應衣食之者若干名餘皆倍共數侯一一爲釐正之而又慮無以要之久也訪有郭南鹽倉坊一民居頗閒曠欲市之另爲一院亟請于上允之檄縣尉劉君沈董其役侯經畫指授爲門樓一楹爲大堂五楹周環爲舍者一百一十楹內有一百四十三楹其外甃石爲垣者三百餘丈幫

岸者一百餘丈視舊居浹廣軒廠迥不侔矣工訖遷本邑
孤貧若干聚而居之舊居悉以讓之秀水非惟兩邑之無
告者嬉嬉于子相忘于寬適飽煖之地而事久論定綜覈
奚難是舉也爲費五百八十餘金一不煩公帑卽以所扣
月糧銀充焉且役不踰時民無毫累舉二百年未有之曠
典可俄頃笑談之間侯之功顧不偉歟歲乙酉五月侯奉
徵書行慮此不紀無以詔後遂命櫪芳書之櫪芳竊惟古
之君子學專爲己其爲政恥效世俗急功近利之事惟于
吾心之所不忍與天地之所不能_一汲汲加之意焉故設
施措置始之若甚迂遠而策其效則利養政理化民成俗
往往而是三代以上無論已卽漢廷循吏如潁川北海非
不卓然有殊絕可紀之績然言考其事一則曰瞻鰥寡孤
窮一則曰存問耆老孤寡未嘗不于人所易忽者先之侯
學古之道者也其來吾嘉百廢具舉而尤務先施窮民非
古入重本意耶指日借侯臺省間當又有先務爲急而天
下生靈並受其福者矣侯惻惻無華爲政一本經術而潔
己愛人三年間悉其意以厚于民諄諄然若拊摩乎其子
厘其身以周于事皇皇然如經營于其家至若闢黌宮以
興學校辨冤獄以活無辜清丈量以正經界議開墾以除
積荒皆其章章表著者茲不具書重養濟事也侯名雲程

蘇之常熟人起家丁丑進士先任淳安以治行最遷吾邑云

門攤碑記

孫植

粵自先王體國經野國有廛賦野有田賦卽唐虞三代不廢也顧其法貴均焉我橋李田稱膏腴而征徭亦甚重先是占田者率十年一編役役有輕重重者至鬻田不足供費民甚苦之隆慶間侍御龐公廉其狀疏請爲均平之法于是田野之民得保恒業矣至市民所爲供億如總甲火夫義官坊民之類其法猶未均也富而狡者得夤緣而漏貧而良者率疊役無更休甚至破產廢箸而不得免

有里民施于國慨然條其隱情列其實禍首鳴諸當事者之前然且甲可而乙否幸天之猶未忍示民也而施于國之剖陳益詳其利病若別黑白藩臬郡邑諸公遂可其定爲門攤之法薦紳大夫與鄉歲例貢鬻序之所起稅其餘則估其屋舍值十金大都租一金租一金三厘歲不過八分五釐百金上下准是爲裒益而道路人吐貧苦者則又遞減之不滿法嘉興爲九百五十戶稅可得銀一千三百八十一兩八錢五分之官官乃召募習事者爲總甲坊民諸役宣公放生爲旌旄駐節之所其役尤甚故

十二兩如春波北板鹽倉常豐其值十兩八
兩里其值九兩六錢次義官八名伺候巡
日差使其值每名七兩二錢又八名聽候
勅印府縣差用稍減其值每名三兩六錢
兩四錢次坊民其值三兩六錢下至儀從
汲水之屬皆量其役繁簡受值多寡總共
五十五兩六錢五分于是民樂輸而易辦
富者無規避貧者無重困焉則其法之均
爲有三善焉民之由于官也力役則無常
費僱役則有定額初坊間屋舍不滿百金
者輒充甲坊值一月之

費少者不下七六金而多者過十金民寧
不坐困哉茲門攤行卽屋舍百金者稅不
足一金民勉力輸稅則可安枕而臥矣善
一也役在民則其費多役在官則其費少
如總甲坊十二人其費以百金爲常茲定
爲僱役之法則不及十金而辦矣諸役皆
稱是善二也市廛之民非商則主不諳于
官足跡入府縣輒爲股票矣故其費當
責焉茲募習事者爲之則練而不罹于法
且其業者得以役于官而恤其私善三也
蓋一法行而三善集其便俗而惠民也不
徵渺矣雖然昔人有云有治人無治法一
法之立一弊之隨也善始善終其在循良
哉其在循良

哉是法也俯察民情始爲酌議則前督撫郭公謝公侍御
蕭公吳公鮑公鹽院萬公馬公房公藩憲朱公臬憲王公
沈公郡守李公武守蔡公別駕胡公張公邑令羅公訥慎
調停定爲畫一之法則前督撫徐公今侍御王公藩憲舒
公臬憲張公前郡守黃公今崔公貳守梁公節推陳公奉
而行之除奸剔弊士民稱便則今邑令張公而邑簿詹君
亦與有編勘之勞者若憂衆之憂罔所顧忘令下情達而
民困甦則良民施于國之力不可泯也皆得備書焉

秀水常平倉碑記

畧節

吳弘濟

易曰損上益下民說無疆尼父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不

亦惠而不費乎夫所謂損與利者非真取此以與彼家給
而人足之也民有利病吾體察之時有豐歉吾調劑之歲
收有有餘不足吾因而盈縮之已耳余嘗見嘉禾歲穰粟
多則盡趨市糶糶者多則糶者少而價日卑價日卑而民
不得糶者苦于無錢也于是乎農病歲凶粟寡則盡趨市
糶糶者多則糶者少而價日高價日高而民不得糶苦無
粟也于是乎民病當此之時能使不傷農不害民農家不
致賤棄如糞土而窮民不致貴取如珠玉豈非先王惠養
元元之道而爲民父母之所當惻然動心者哉異時父老
言嘉靖辛酉陰霾肆虐釜竈棲蛙近又寓目于萬曆戊子

歲旱魃陸梁千里一望如灌莽此兩年歲責莫入道僅相望鬻婦子如豕鹿然白骨纍積借有早計儲糈之術給彼升斗何渠至是高皇帝建預備倉實做常平遺意第患無良有司奉行自邑大夫李君下車蜡順成而民康樂于今五年適奉檄各郡邑建立常平倉以備凶年主糶糶乃設倉凡四爲王江涇爲新城爲濮院鎮爲陡門歲時旱澇中饑糶半廩大饑糶全廩民無橐食官無追呼以寬流亡天札之殃皆奉當事者指具有成籍若乃經營相度寢處不遑則李大夫業愛成于守道張公巡道湯公與郡大夫曹公早夜勞苦暴露集謀鄉三老而不日亟成之者也書曰

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我大夫廣上德意引而推于市落阡陌間計每厥穀五千石于四鎮餘二萬石計平糶二萬石可令價無翔二十餘萬石以時灌輸寧有窮期使長得如李大夫賢以修明其法邑無糶政野無懸耜于豐凶何有賢人深謀于廟堂念欲保障東南勞來生息庶幾毋忘常平初意哉

陳侯去思碑

姚弘謨

嘉善故小邑也田瘠而賦重侯之至廉以持已正以率物厲精吏治加志民隱朞而政成踰年而化洽三年而勞者逸作者息逃者還其里長者安其居舉其槩則敦禮範省

刑罰寬逋負之責絕誅求之擾講授經義而人文變旌禮
 孝廉而條教飭表祠先哲而廢墜舉蠲俸貸民而困窮悅
 墾積荒之田而民業饒置遞年輪值之法而糧役省申保
 甲之令而姦宄息嚴鬻子之禁而生齒蕃重淫祀之刑而
 薄俗移則又有大者海寇剽掠茲邑近海未城實切剝膚
 侯獨預為戒嚴寇知有備罔敢睥睨故終侯之任而犬無
 宵警民實賴之古人有仁聞止入境之蝗威名驅渡河之
 虎考侯能使百萬之民脫之水火功顧不偉哉噫侯去未
 期月而寇入者且再三矣仁哉吾侯吾民安得不思而記
 也陳侯名道基字以中福之同安人登庚戌進士第

賑族田記

錢琦

某幸賴皇上之德祖父之教叨與甲第歷官中外且四考
 食祿幾二十年德薄位隆道微享厚每以為懼因置常稔
 田百畝贍族人之貧而賢者婦之守節者夫族人乃吾祖
 之苗裔國之士與民也有田何必盡私已之子孫贖族人
 之貧而勸其賢益勉其忠孝于君親此其置田意也吾子
 孫其毋侵奪以成吾志抑以彰君恩祖德云或曰此亦范
 希文之遺指與曰希文志大力亦大故其所贖者嫁者娶
 者生子者葬者具有條目又旁及手仕而家居者其出納
 書記具有司存約已裕族散利薄施今古一人而已某茲

之舉聊盡吾敦睦之心焉耳子擬之希文過矣曰希文受知神廟歷事三朝入柄大政出鎮西陲忠謹勳庸晦翁稱爲有宋名臣第一然其事親孝賑族義乃其事功之本也語云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又曰親親仁民愛物子于希文力異而義同位異而心同夫其義與心同又何論其力與位也後之人光大而善成之禮義養心規度範族由宗黨之睦聯屬乎幅幘自子姓之歡廣愛于含氣移孝作忠輯邇御遠履憲植操樹功覃澤咸自吾宗焉得之是亦希文而已矣古人不云乎立志以明道希文自期待某再拜曰善乎稱希文之義以教某某不敢當亦不敢忘也援筆

記之

顧氏義田記

顧際明

吾顧氏家于清風涇數百年爲武塘著姓先君子平舟公做秀才時嘗慕范文正公義田遺風思所以賑其貧者奈白首寒羶賁志以沒予雖幸叨一第早憇青山力亦未逮萬曆己酉歲族兄白陽乏嗣予勸其捐田一百五十畝爲義田以贍同族若身後之丘壠使紀綱者代爲祭掃是無子而有子也予亦捐田三十畝又勸思槐捐十畝瑞岡捐五畝族人歲沾其惠但規制未備予又置田四百三十餘畝共六百四十餘畝非曰好義聊以成先志而已涇上舊

有祠堂卽于田內以一百畝供春秋二祀其五百畝則贍風涇之祠若墓外悉爲賑族之用非徒卹貧亦兼勸善使一脈不爲陌路多賴易爲良民豈非祖宗之所深願乎乃予更有一言以相勸也人情莫不欲富惡貧今日之待賑者當惻然思曰吾獨非夫而俯仰于人于是刻苦勤儉毋藉此爲久計倘能自給而無俟于助所得孰多願同宗勉之

建郡城各處水口總柵議

李日華

先年之盜不敢輒入內地止於沿塘行涇剽劫孤客正以各口有柵口不易入卽得入而別口之柵又不易出入而

難出勢卽成擒近因承平日久諸事墮惰各口之柵無一存其稱設柵鎖閉者止於城市橋梁下橫短小木一雖有鎖鏈亦不堅固又於編民中擇其下戶貧窘者強派柵夫此不過要索往來行舟將以爲盜而已若遇大盜寧足爲防守之計乎今當差官於郡城四面查有小水接連大水去處兩邊密釘椿木四五層其木務須堅鉅中作水門一通船往來除官船運艘經者其餘止容一船鐵鏈巨鎖晨昏啟閉點附近殷實之人編定工食從厚給與仍於柵左右置造官房督令看守總柵之內於各處橋梁仍舊安置橫木以時啟閉此後卽有大盜能斬柵而入看守之人力

不能敵者亦可自從陸路馳至第二層內柵邊呼集居民
爲禦盜之具又於緊要柵口撥兵船一隻臨期放炮發哨
助其聲援所謂重門之險也嘗聞史傳見唐末時我地西
南屬吳越錢鏐西北屬江南李昇東北屬楊行密紹興沿
江海以達海寧又屬董昌汪汪積水之中四分五裂各自
爲守亦惟恃有水柵一節故嘉善有澱山湖柵吳江有防
山湖柵長橋寶帶湖柵崇德有語溪石門等柵桐鄉秀水
有辟柴柵附近我郡有杉青柵至今尚稱爲柵堰又曰北
柵口東柵口是也成化間姚御史公綬畫有杉青閘圖兩
頭石甃爲堤中間一口通船堤上列屋數間爲守閘者所
棲當時水勢懸流故須閘爲阻嗣後因海水退吾郡之河
悉爲平流石閘遂廢然閘存不唯留水以資灌溉亦實藉
以遏禦盜舟今閘旣廢柵尤不可已也人無遠慮每狃于
目睫階庭之間而不能及郊圻之外又多恇擾匆迫於聲
息可畏之時而弛玩於平定之後是以猝發之盜往往束
手無策耳大畧郡城四面八維之口有二十餘處而其大
口緊要者亦止七八處附城兩邑各掘處工料二百餘金
各立柵夫派編工食銀三四十兩柵成每歲於冬月水涸
時捕官逐一看驗有損壞者卽行修補則內地之民與城
池庫獄可以永保無虞矣

城守議

章士雅

有兵有食而城池不固不可守也本縣衛所不設無兵已食廩久虛無食已兼孤城草創而四圍臨大河高不越丈以樓船臨之船尾高于雉堞也此不亦至危險哉本縣于二十年間已于內城加土三尺增添雉堞之傾頽者稍稱完固第周城數里止敵臺十二所防守甚難爲今之計合應添設敵臺數處萬一有警可以從傍夾擊城外東西附郭要地亦宜添設墩臺三四座一以便屯聚一以便探望修城池議兵食以期可守亦目前務也按嘉靖中海會竊發以柘林爲巢穴離本縣七十餘里橫行境內民受荼毒

此柘李之隱憂也宜于演武場左臨華亭塘對築兩臺或卽于羅星隘處築之縱有倭船深入兩岸夾攻矢石交下賊必不能飛渡矣大都附城劇地俱宜築臺而此爲尤要云

水災免稅申文

章士雅

本縣地劇東南土居下濕旣乏蠶桑之業又無花豈之資民庶而賦重所仰賴者秋成之禾稼也乃春多積雨水無平堤夏更淫澇潮隨破岸迷漫極目川原上下美分浩蕩無涯疆理高低孰辨先種者禾沉水底皆腐爛而如蒸去種者秧浸溝中悉消磨而若刈車戽號呼動地一夕皆

嘉慶府志 卷之二十三
圩塘築塞連旬片時盡潰水次旣已沉竈而產蛙郊居亦
且斷橋而失渡黃髮垂髫擁舟痛哭耕男餉女結袵悲啼
目擊肝摧耳聞心惻其名災雖自縣尹而降罽亦係天心
且本縣水旱頻仍民窮未起錢糧逋負促督屯艱今又復
罹此災實難存濟若不亟爲申請破例蠲恤非惟國課難
輸而嗷嗷待命之民將有不可虞者矣

章令又有豫修倉
并社學議傳頌一

清丈法

崔嘉祥

國家墾田有定額比來狡僞萌起避重就輕互相影射浮
糧遂多萬曆八年冬言官建議量田於是詔諭天下墾田
通行丈勘計畝核實當辦糧差一時有司務以額外增出
爲功乃立扇長圖長弓正計筭知因人役先令民間自報
額若干今丈出若干或丈缺若干編號插籤然後各役到
田再三覆丈每至一鄉鳴鼓擊柝號召業主業主則簞食
壺漿蒲伏道左承奉惟謹而此輩猶然伸縮其間水涯草
塹盡出虛弓古塚荒塍悉從實稅至于田連阡陌者力足
行賄智足營奸移東就西假此託彼甚則未嘗加弓之田
而畝扇人役積尺積寸皆營私窟遂使數畝之家稅愈增
而田愈窄焉夫田間形勢以四圍通水爲一圩而圩之大
小不齊不可以計畝限也法當每圩立一圩長通計圩內

田月若干每月實田若干某戶田若干庶便稽查可無隱漏今各役不論圩頭止限田數一圩之田數人分丈一人之役數圩分量互相推托實生弊孔小民重困職此之由立法不善其弊一至于此惜當時未有爲上人告者

申詳均役議

浙一派

本縣坐臨劇衝差煩役重民多苦之今蒙撫按二院在均解呈詞批行道府轉屬下議卑縣奉牒之次退而三思何以答上行至意伏睹院道府叅詳海鹽縣揭申或議加貼或議裁減或議仍舊皆因役之重輕爲劑量官民兩便勞逸以均再閱先詳寧邑刊書齊編有漏均貼無遺齊編年

煩均貼永逸况編雖定其人未必果堪榜雖懸其後未必不改雖均贍不免于加賦然照解偏費與贍解均費總屬民膏而偏孰與公則莫如均貼便矣更查徐寺丞奏准內米解非民不可絹銀等解決宜差官等因爰會同父老士民虚心採訪法惟期于便民事必求于經久今據闔邑輿情參互斟酌大率兼用寧鹽寺丞之條例而通融于有餘不足調濟予在官在民漕米等解宜民三四等解宜官宜民則僉民從而以槩縣之秋糧照田派費務令貼銀者不病力役在役者不虞賠補宜官則休民役而以原額之水脚量勢厚幹務令以官庖代民解之苦以令屬答官解之

勞至于民解貼銀則縣給印信官票聽令畝內對支其官
解給費之法則新舊貼銀隨正另封解府倒批驗給員役
似屬官民兩便勞逸適均或謂輸財小民之分以官代民
于體非宜不無設官食祿正以爲民民財旣徵亦卽官物
十三藩司歲歲解額入京何嘗非官哉况省吏書之雜費
釋愚民于欺罔無若官解是卽以家督而經營子姓之勞
也或謂重議減不得何堪再派不知每年分潤節餘便穩
過十載黃冊合邑衆擎力易不致獨撐破家且使有田者
不須花分詭寄當運者可無避重就輕派貼一行是卽散
癩疥于皮膚而救癰疽者也或謂派銀須徵入庫照役點
發浩戶支收似滋拖賴不知民間派數有幾逸享無窮苟
有人心豈忍不與况以官徵民敲扑未免滋擾由庫發役
出入豈保無奸竊恐時局滄桑胥吏上下今日以正額而
加派異日以加派爲乾沒皆不可知對支之法是卽桔槔
灌苗而涓涓滴滴皆田受之者也或謂本縣里長每年二
百一十三名計今承役北白等項止八十三人耳餘旣按
產編里安得退而中戶並幫不知役由田僉貼出田派彼
願出力則役卽是膏脂此願認幫則膏脂何非役色人戶
田最寡津貼亦寡遞年田稍多津貼亦多且里長尚有輪
流見年奚遽而與人戶同者均貼之說是卽死弟名營一

嘉興府志 卷之十一
業而左右手自相爲也若乃通邑士紳例有優免計大計小宜寡宜多此皆本縣之所嘔心熟思而與吏民共確之者且使今茲以往鑽刺請托之計漸無所庸嚇詐需索包攬糜費之弊亦不復長衆議旣同人情允便

救饑本論

陳龍正

治天下之病猶一身然有治其本者有治其標者有治其標可通于本者有必治其本而後可達于標者蓋饑民論之豐年一二災民偶來行乞殘羹剩粒蓋其憂之屬厭之餘不啻含哺而嬉之適也小惠而補王道之偏所謂治其標卽可通于本者此類是也間有天災流行朝廷崇已蠲

租小民猶窘且夕轉徙流離而其時有大人君子如汲長孺之矯制發粟富文忠之安泊勸誘原子英之設法安插但度一時之厄卽開永世之生俄而麥熟禾登向之死生莫必者今且室家無恙也所謂治其標而本治不外是者此又其一也若夫今日之饑民則異是其始起于天災之流行而其繼成于人事之失策庚辰歲梅雨數旬西吳一路因禾盡渰而催科維亟流離之禍自此起于時識者之言曰歲實無收倘公家能行寬恤則小民猶將忍死旦夕以需麥荳之登登桑之熟未忍流離也但得小民室廬婦子無恙今歲雖荒明秋可熟國家亦何靳數縣一歲之糧

而不爲無窮計耶今雖勉支國賦而戶口盡亡且蝗蝻遺孽又得十數萬頃汗萊以滋殖之嗟乎偶歉者天之運而一荒再荒者人事實使之然也暨辛巳夏旱魃繼虐飛蝗佐災糶李以西苕溪以北并未嘗有翻耕播種之勞焉然而監門無鄭俠之圖長吏避陽城之拙本戶旣逃則取償于親戚親戚又散則波及于鄉隣其貧者業以逋負而傾家稍康者復以賠累而入罪于是小民敲骨無支始不得不以逃亡爲長策矣自冬入春流移滿道千里而內十室九空死者無地可容生者有天難問遠邇紳賢捐貲設法瘞死扶生亦旣殫厥心力矣其如流亡之民日新日盛此

救標之術將窮不得不反而亟商本治奈何曰叩關以爲斯民請蠲賦而已然而非一人之事亦非下吏之爲也必浙直撫按同心入告先自劾違旨陳論罪無可逭然後舉年來小民困敝之狀流亡之慘繪圖陳說曲達于君父之前拜疏之日閉門席藁一疏不納則再再疏不納則三事理旣明忠悃復摯明主可與忠言寧有爲國淡謀而不蒙曲鑒者乎矧其間利害政復非小夫江南者國家之外府庫也始也因災傷而虧賦額繼也因徵賦而致流亡流亡旣多田畝愈荒國賦益無從辦自非大聖人與民更始舉宿逋蕩然蠲除并新增量與裁減且尊重農桑一以墾田

增戶爲長吏之殿最使悉心安集如張全義之鎮撫洛陽
虞伯生之經營陝右則流民安敢復業荒餘焉得再耕國
賦何以如期饑源何自而永杜于夫捐有限之賦保無窮
之民在聖世固爲至筭而况事機所在更有不止于保災
黎裕國額而已者流民死者已衆未死者亦終死其可幸
無死者獨強悍無良之輩耳蘇沔各路白晝行劫嘯聚成
羣可不寒心卽今兗豫荆雍流血無虛日江南片土庶幾
稍安而民膏已竭吏怒方深至于重災之所往往追呼更
嚴不盡驅之流亡不止嗚呼事至今日尚得安常習故不
謀善後乎憶昔流氛始萌亦不過饑民千百人耳止因撫

綏失術使得合叛兵以滋蔓披猖至今十餘年糜金錢無
筭殺官民無筭早知今日費多而貽害若此何如昔日者
稍行寬卹猶爲得筭乎所謂饑民之始循良撫之而有餘
及其旣終干戈取之而不足者也成化正德之季流民亦
嘗橫決矣賴王原諸公處分以安設當時無二公流氛早
已乘于國運使十年前而有如二公者視國如家曲圖解
散亦何至今日之蔓延潰敗不可收拾乎往事不諫來者
可追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使今日更無有如二公者出
爲朝廷幹旋消弭則我浙直之敗壞決裂又豈在兗豫荆
雍之後也吁是尚忍言哉揆一介書生特以切念災黎仰

承嚴命勉爲施粥之舉而見饑民就死者日衆就食者復日增轉展思維欲塞其流亡之源當開其衣食之路旣以救目前之奇慘卽以消意外之殷憂此區區救饑本論之所爲作也東莞陳氏有言徙戈不庸于前代而周文安流民一說獲用于本朝治亂之效較若蒼素假今日而有採愚言以上聞者乎原子英之推行周說不得專美乎先朝矣

國賦原平奸民釀亂乞勅慰留公清諸臣仍嚴行勘

結以靖地方疏

代嘉秀
二縣

徐必達

先該南京督理黃冊給事中一本爲田糧欺隱有據改平無時等事又該嘉善縣里老俞汝猷等一本爲隱田二萬餘畝有據賠糧三十餘年無休等事總以欺隱爲名歸之正疆界以圖肆其攘田之實臣等以爲當道自有主持小民自當靜聽不意今日奸民羣起不逞庭辱持公秉正任勞任事查冊燭奸之道臣府臣縣臣至各杜門求去則臣等靜聽之局始窮敢直陳始末竊照洪永間止嘉興縣耳至宣德四年始分秀水嘉善時承平垂六十年人戶旣以籍定田地過割從人如趙甲本一都人戶而買坐落十都或二十都田地值大造彼推此收一切坐落十都或二十都之田地總收爲一都趙甲之事產此祖制也計宣德四

年以前大造黃冊者六次矣據冊分縣自多錯壤如一都分屬嘉興縣趙甲卽是嘉興人戶其原買田地雖坐十都而分屬嘉善者不得不從趙甲爲嘉興一都之事產蓋承平分縣故與草昧不同草昧恒因疆界以定冊籍承平必因冊籍以定疆界就今嘉秀界中錯有嘉善田地是錯壤原在未分縣之前而疆界豈得正于旣分縣以後也同時海鹽分出平湖見今海鹽田錯在平湖最多崇德分出桐鄉見今崇德田錯在桐鄉者最多見有嘉興縣先爲別事弔存嘉善縣遷西區底冊一本內開本區田地蕩各若干外縣田若干千戶所回若干所載錯壤甚明今又弔取平

湖底冊所載錯有海鹽縣田地亦同前法必如嘉善所云正疆界者平湖桐鄉之爭寧有極與至萬曆九年丈量嘉秀錯在嘉善界者丈歸嘉善攢造實徵黃冊以八年之原額爲舊管以九年丈量之歸戶爲新收此戶有開除必查彼戶有新收甲合里里合都都合縣查筭磨對毫難差誤士民各守分義毫無異言不意嘉善有故紳自謀隱漏者藉口瘠土將丈實田或二三畝折一畝以濟其私合縣譁然始倡議取償嘉秀以謝國人主令里長吳旃等誑呈府縣會有所挾自作申文強令余知縣張知府用印不令一毫漏泄暗申劉巡撫李巡

按詳允霽取二邑額田三萬三千畝嘉秀士民聞然大震不震不謀而奔愬三院者數萬人二院色動批道行府合同本府多官及七縣正官三縣鄉官于城隍廟博采輿情再三酌議僉謂當仍舊額以萬曆八年實徵冊爲主當立議單俱僉花押隨經轉詳三院蒙劉巡撫復批據會勘三縣田糧士民既僉以復舊額爲便如議行各該縣查照八年冊額徵輸永爲遵守李巡按復批三邑田糧既有萬曆八年實徵冊額徵輸不缺羣情稱便似宜聽其便也會議無異候行給告示知悉又蒙葉巡鹽批據詳三邑田糧照舊冊徵輸此息爭釐弊之要法也如議行等因夫三院非

有前後更代也刻印銷印不吝翻然亦悔其始之謾聽耳憲案且在勒石大察院中永久依行邇來又將二十年矣汝猷等忽將後詳盡行抹殺直據暗申前詳以誑君父是猶獄囚已經審明猶執前案以議斬也至云朦朧暗繳大察院中歸然豐碑是何物與且據彼疆界之說不過以請復舊額爲由又查嘉善初析原額田地共六千二百六十二頃六十二畝零至丈量後十五年題准刊定碑式開載田地六千二百七十頃一十九畝零虧乎不虧乎彼亦自苦無辭乃乘吳知府弔冊之時將通縣魚鱗冊擡至家中逐圩任意割去又擡至慈雲寺中逼令縣官補印以致吳

知府止據割冊誤信有二萬八千之虧比蒙嘉興陸知縣查對該縣誌書迥異建議逐圩抽丈汝猷等懼露又復增入以致見蒙王僉事行令府縣開局磨筭比較前吳知府縣冊纔及四圩已多六千餘畝俱係昔割今增印文各別具載三縣申文中而奸謀始盡敗矣據稱飛詭俱在九年丈量時何不執八年原冊比對九年丈冊要見某戶八年原額若干九年飛詭嘉興若干又飛詭秀水若干在嘉秀何辭之有今問以八年田冊則曰無之要見前冊的是何年何人減去及查嘉秀實徵各田原無隱漏則又曰昔漏今增夫增則增矣新增之糧有無申報誰爲乾沒且就此

三萬三千秀水籍中嘉善鄉紳亦有一百三十畝與焉但問本紳遞年有無完糧原與某人交易契上原開某縣田糧委否先在嘉善何人名下今于何年月日用何機關忽飛秀水委否先係隱漏因懼本縣清查于何年月日增入若果原在秀水何故輒要改推嘉善若爲疆界改推見在秀水田糧作何開豁著令何人賠補請自隗始而餘可例矣嘉善又以糧之輕重爲言則其故尤三尺童子所知者三吳之糧獨甲天下國初以二十七則起科自三升民田以至九斗二斗三升官田至懸也卽一戶之中數畝之田科則輕重迥自不同至嘉靖間有趙知府扒平通爲一則

然各縣自爲扒平各不相及如此縣民田少官田多糧額原多計畝扒平自多彼縣民田多官田少糧額原少計畝扒平自少本府七縣各不相同卽秀水已重于嘉興而嘉善安得以此欺世夫田至三萬三千其賦則七千金其糧里等役則一百六十餘名也今嘉善一則曰冊不可查再則曰田不可丈直欲白奪三萬三千之田令嘉秀代賠七千餘金之賦代供一百六十餘名之役瘠人以肥己卽驕子不能得之慈父而嘉善顧欲得之至平至公之公祖不一得而攘臂相加磨牙相向稍持定則狂奔闕下敢罪官府之擔延稍清查則鼓譟公庭敢亂清朝之法紀誰生厲

階至於此極伏乞勅下部院慰畱各臣嚴究倡亂仍乞備加查核割冊增冊之奸欺守二百餘年實徵之舊額以安三縣錯壤之生靈地方幸甚萬曆四十五年六月

重建樂善菴關帝廟記

高道素

去郡城東南四十里有鮑塔菴菴以鮑塔名者何蓋宋恭宗時元兵徇臨江知州鮑廉死之此爲瘞骨處也菴前有關帝廟並創自景炎間一死漢室一死宋事雖名業殊異而忠魂義魄頡頏今古茲蓋前人起菴建廟之遺意也嘉靖乙卯倭寇犯境肆劫里中一炬而鮑菴焦土帝廟則巍然獨存入夜廟中赤光燭天空際有干戈戛擊聲倭始駭

走隊駭當湖抱村之民得庇無恙嗣後雨暘豐歉每禱輒
應迺靈宇卑鄙鄉人思有以宏其圖而力未逮也神宗朝
太學生養素胡公日華余姑壻也生平敦孝友重節義浮
雲富貴嘗慨然有擔當世道之思先大父州守瀛臺公於
諸始壻中最憐重之無何余失怙恃公暨余姑恩斯勤斯
不減生我也歲庚申公阻疾滋甚公子文學胤長虔禱帝
廟夕夢帝益公筭黎且果霍然色起嗣且類矍鑠翁也公
遂捐橐金鳩工庀材不踰月而廟貌煥然改觀矣再理灰
■新鮑菴顏以樂善梓原守尼僧智圓焚修其中仍捨
田二十三畝永需春秋祭祀公居當逢朔望必躬謁伸辦

香之敬嘗言生則慕其清芬死當依其英爽以故於廟西
隨地辦營壽藏志可想也嗟乎世之所稱高人碩士者往
往藉熠燿之光爭蜉蝣之望不圖懸聲魏闕便思釣譽林
泉安肯向狐嗥鴟嘯之壤螢飛磷走之墟尋往事弔遺風
俾忠臣烈士在天在泉之魂魄不至銷沉而黯黹者乎今
入其鄉菴廟依然漢漢壽未臨江千古不朽之生氣凜凜
如在徵我公遠識灼見表揚忠貞曷克臻此哉余時以營
繕奉使南來得志菴廟之由併記公之高行如是云

仁文書院碑記

岳元聲

今上癸卯之歲邵陽車公來守嘉禾學者相與叩孔門爲

仁之學公咨嗟大道未闡嘉之士祇以炳然斐然之文勝也乃與邑侯鄭公謀創書院于郡西長水之濱奉祠廟祀四先生主于堂之上顏其額曰仁文書院萃多士而會文由會文而輔仁也嗣是車公晉浙臬長沙蔡公繼公守嘉司馬豐城熊公司理黃崗曹公佐之慮書院創無贍田雖創不能久也捐俸置田郡之卿大夫士亦割已田益之籍義田計若干頃有奇有書院以樂聚之有義田以贍養之所以會文輔仁者備矣顧諸青衿士斌斌濟濟之盛不啻虎觀園橋操觚染翰于四先生座前猶病其隘而未廣熊公代蔡公視郡象鯁鯁然計所以充拓之與余輩先後言于直指綉衣左公左公輸餒五十金爲助熊公拓地築臺豎樓五楹于堂後周之以墻植之以木工費不貲熊公罄郡贖鍰百星以畢其役改奉四先生主于樓之中題其樓曰斯文在茲是樓也八窻玲瓏四顧空洞仁之廣居不過是由門登堂由堂登樓入有階級諸彥士摘文于堂拜四先生主于樓疇不勃然興起志四先生體仁之心學爰考當年河東踐履餘于居敬新會主靜姚江致良知其從入之基址戶牖俱在試一循而効之起居日用之處篇章吟咏之場師友講習之地何事非文何文非人巍然廓然一步履可升仁之闡與衍四先生之心傳接先聖之道脈或

不其然卽令博如公孫僑嫺詞賦如司馬長卿于仁無當
無論瞻視四先生于誦法謂何亦甚非郡公邑大夫倦倦
勤懇加惠諸君子意也熊公名秉衡涖嘉六年治行卓異
推天下第一流委而董其役者嘉秀兩邑丞葛師夔徐邦
治而營度而經費悉遵熊公也書院之創不佞于始末與
聞因屬余記其事

嘉興新築運河石塘碑記

陳懿典

我郡地界吳越古稱就李在宋爲秀州路洪武初定爲嘉
興府則浙藩之門戶也北接松之吳江西折抵杭驛路
二百里而遙號稱孔道蓋自國家建都北平水程

而達江漢外惟是武林遡江淮涉黃河之一脉
而我郡實爲發端江浙閩粵楚蜀滇黔絳挽無不由茲途
者而漕艘尤爲弊繁則運河之重可知矣重運故因以重
運道重運道不得不重運塘舊者多係土塘間有石塘歲
久漸圯加以淫潦時作往往崩壞風雨晦冥不獨望洋無
畔抑亦胥溺接踵然人情苟幸無事每置不問卽議修築
徒責小民補苴支吾而已此無他非常之原慮始爲難一
遇興作動憂費鉅苟信必然之畫則又不恤民力騷然督
索以取快孰有真心擔荷細心區畫如理家事力省事集
不數月而建百世之利者乎郡守吳公來蒞我郡往來瞻

顧慨然以築塘爲已任周容握算不遺餘力然後請於中丞水大夫聚材鳩工始於壬子七月迄於十月告竣如砥如帶見者無不驚異歎息以爲百年之功成於閱月相與歌詠之然人但見公成之之易而抑知公所以成之之難乎夫舉大役者有三難曰議費曰議材曰議人初塘之估也擬八千金有奇而僅止秀水北塘其秀水之西塘及桐鄉崇德不與焉今公親相度其緩急可仍可補者與必新建者估減其半而塘加倍此卽主人自程量其百堵之興不啻也故取足修河歲額不復別措毫釐加以商民樂輸一一節省其間故大工興而民不知也此其所難者一築

塘必用木用石故事用木多而小今議減什之三而增壯焉又儉淮解之官卽領鐵買木於瓜儀材皆中程而直甚平往者石工與藏吏相表裏價入手而石不時至稍急之聊以細石點綴數丈寒責今命官親詣石山頒式定值先給半價令其方舟而來驗收如式卽全給石戶無不欣欣樂赴更番如織石至不勝收因利乘便此其所難者二佐領幕僚幹局不同用非其任與用違其才皆足敗事公於諸屬吏衡藻有素檄某某主某區甚至曳裾朱門者畱之以竟其用人各樂於用用各當其才此其所難者三公兼此三者而又蚤夜調度角巾小躬躬自程督又置飛騎持

職分道馳驗有怠緩不事事者法無貸總作以督分作分作以督夫匠功過明於前賞罰信於後天下事盡如分運籌一指麾則定矣况運塘哉凡天下事讓者難於任任者難於真真心所萃顛末鉅細皆井井胸中故雖犯天下之難及臻厥成晏如也公真心治郡宏猷大役未易更僕一再持漕議抗言以免民運東南賴之重建學宮廣厲作人士瞿然顧化得雋獨盛條規凜凜厲治盜鑄咸伏其辜靡麗輕俠之薄俗爲之丕變田賦之定苦心均調士民並受其福至於往歲憂旱步禱甘澍立應至誠格天何難平地哉

百八十八丈五尺西塘九百五十一丈八尺樹鄉塘二百一十五丈四尺洩水洞五座崇德塘三百六十一丈二尺三縣共計修築新舊塘三千二十七丈七尺吳公名國仕甲辰進士直隸之歙縣人

秀水縣儒學新建尊經閣記

陳懿典

秀邑析自宣德則邑庠之建久矣歷百有餘年人文易奕高第連翩甲於浙西乃近科邑人或蜚英府校或假路京兆掄魁奪元往往不乏而秀庠獨缺如于是望氣者謂爲地脉致然非有所興廢何以完地靈而儲人傑學師汪君偕諸生請于邑令李侯慨然曰此我有司事也第時詘不

敢盡煩官帑首捐俸倡建尊經閣卜地吳方薦紳以迨文學各出貲有差侯與汪君鳩工庀材仍推擇諸生董其役工始於乙未某月落成于丙申某月適余以宣綸之役歸樂觀厥成而侯特造敝廬以記請余觀侯之爲茲役也陳誼甚高其命名甚正寧獨以區區堪輿家術爲科名地哉學有經猶國有王經尊則道明王尊則世治經不尊則必有起而偶之者王不尊則必有起而僭之者六籍之權埒于旒冕故聖賢翊世立教汲汲于刪述表章者誠尊之也夫經常道也其于人日用飲食也何言尊顧惟常則習習生狃狃生玩淺者玩之則爲童習之言而經不尊深者玩之則爲糟粕之語而經亦不尊乃高明之弊什倍卑暗周之季縱橫法術之家滿天下而孟子獨攻楊墨則楊墨之深易偶經也唐宋以後文章詞賦之流接踵比肩而程朱獨闢佛老以佛老之深更易偶經也夫有偶則勢不尊欲成其尊務去其偶我二祖神武冠古今而廣厲學官其尊六經也不啻揭之日月一切非聖之書俱報罷都人士競競奉功令通經學古肩鉅樹奇皆由茲途以出卽有閱覽之士淹通之儒博窮竹素悟涉禪元不過聊用以助其筆端豁塵開縛未有敢躋之與六經並道者至今日大異矣莊列申商諸家無不戶誦而易詩書禮樂春秋有不度之

高閣者乎竺乾龍藏玉笈靈寶莊嚴如球璧而諸儒先說
經之言有不渺若嚼蠟者乎甚者制義之制本以說經而
謬悠恣睢弁髦傳註且掇拾諸子二氏之餘唾以爲豪舉
尊經之謂何此其弊皆不在愚不肖而在賢智一倡百和
忽檢柙而假圓通何怪乎囂凌競諱之風在在而有也李
侯建茲閣而以尊經名其意固深遠矣諸士其深惟侯意
更相勉以通經學古復先民之典則毋徒沾沾艷言科第
爲報塞哉李侯名培己丑進士山東利津人汪君名文璧
以乙榜署學事直隸休寧人

鄭公是碑記

黃承是

嘗思人處天地中仰觀象俯觀法財成輔相自是又天事
然天垂象見吉凶而休徵咎徵則由人之感召是天本嘗
吉凶人也惟地則常靜非若天之動而無屬故東西南朔
有耗土息土林氣衍氣之異而所產之人遂以醜美仁戾
應之是地實能吉凶乎人矣然而地吉者卒可遷地凶者
卒可避故曰法者不爽其規模尺寸之謂也兩較之而觀
象僅以占吉凶法地乃以轉吉凶則豈非天不可爲而地
實有可爲之明驗與郡之水自天日西來以鴛湖馬湖兩
大壑受之堪輿家謂之天門自兩湖受之而逶迤旋繞東
注于滙龍山之魏漢兩塘堪輿家謂之地戶滙龍山故所

名龍舌址也龍有舌而角距未成安能遽負雲霓堪輿家且謂天門宜開地戶宜閉近因天門阻淤地戶滔漭以致宦籍寥寥幸值郡侯開濬城渠一清土脉民有膏飲之樂且并濬兩湖為開天門焉吳等咸家兩湖之東由角里至滙龍山猶身之于掌臂也因共請于侯使得兼開地戶以全此郡之勝侯喜俞遂捐助工費為鄉大夫士庶倡羅侯助亦如之築堤于漢魏塘之左右不使滔漭之流如建瓴直瀉也必如是而形勝乃備天地自然之勢益完將凶本無凶吉可永吉闔郡不咸賴乎堤成與人咸誦為鄭公堤用勒貞珉垂諸不朽

海沙場釐弊說節錄

樊維城

明初灶戶辦鹽官給滷地草蕩及工本鈔米以為之資草蕩薪採有限全賴鈔米後鈔法壞工本無出灶丁徒業者以滷地草蕩賣之人生息抵課而家於水鄉稱水鄉灶其仍居海濱稱濱灶者僅餘三之一焉昔之名臣如周文襄者來巡海上亦姑隨順人情免水鄉之煎辦而令其代出鈔米以給濱灶乃米實難辦法終不行迨彭公韶巡視憐其困弛之為民水鄉盡得落籍而應辦鹽劬則帶民糧徵銀解運司本縣田畝始有二千三十金之加民代水鄉灶受累此時水鄉灶所遺草蕩若即歸併濱灶猶可計草價

以派鹽觔少損民田帶徵之數乃官與徵銀一千八十兩解運司代之趨集至前任夏始議併給濱灶失之已晚顧又予之蕩而蕘之草價反將此一千八十金者帶徵于民糧復以兩場爲惠不均更包補鮑郎四百六十金以均之合前共三千五百餘金而此外徭銀抵課本縣及嘉平二縣代解者復有五百五十金之多重叠包賠不一而足于是兩場課銀盡皆民爲灶出至灶戶一丁所收于蕩戶多者每歲一兩餘少者亦不下八九錢而滴地之佃與人者又可得銀二三錢不止至開灶丁所納于官者每丁歲額實不過二錢有奇向惟責其煎辦每年每丁須納鹽三千

二百觔值銀七八兩之多故給之草蕩給之工本米優厚如此今因工本米不給鹽課俱帶徵于民糧止責其納銀二錢有奇矣此曾滴地之入足以辦之有何困而必優厚之也乃空擲此蕩以與之令歲享草價之厚入豈非當事者失于籌及相沿冒濫未裁乎抑鹺司胥吏畱此以取分于灶蕩故相隱而不發至今乎總之海上煎丁皆非真灶今莫若以蕩戶姓名籍之于冊立限徵收解之運司編排直捷徵銀自易正不必令多人與于其間恣其中飽而無益于國也斯議也不知者以爲創說而實非創也蘆瀝已先行之矣攷之兩浙鹺規載萬曆四十二年蘆瀝場趙志

奎等建議照蕩僉役母沿照丁給蕩之空名鹽院楊以為
不易之論將蕩戶名下實查蕩產畝數按籍僉差其貧灶
之有丁無蕩者盡免其役因以其法入之復命疏中至今
蘆漚稱便夫蘆漚亦海邑析之平湖者也三場繡壤相錯
事同一體蘆漚可行海鮑獨不可行乎但行之則于國子
民便于奸灶有不便耳夫立法而欲使小人稱便欲使小
人無梗千古無有深于計者要在獨斷獨行而不為所撓
阻斯得矣

康熙五十七年總制滿撫軍朱以邑人屈天成條陳
此鹽驛道裴清釐道議蕩地自明季灶戶賣為民業應
聽民管業課稅應照蘆漚場例令民赴縣日封投櫃不得
假灶丁名色藉口煎辦將已賣蕩地包攬侵蝕及誣告估

蓬至文蕩故為擾累先經今福撫軍呂在浙理蕩時洞
悉民瘼具詳鹽院額准批勒石永禁在案等由詳覆三
院憲俱蒙如議飭遵而海沙場積弊頓除

殉節錄敘

魏禧

嗚呼此知隨州徐公殉節錄也當時州縣吏使盡能守死
拒賊如公賊雖強其鋒必數折銳鈍而不可用郡州縣清
野堅壁賊勞于攻無所得食其勢可以自斃何至全楚破
陷蹂躪秦豫神京陸沉豈不悲夫獻賊攻隨州凡十三日
公以羸卒乘城出奇殺賊力竭絕援身巷戰攢刃斷脰以
死一子二妾諸奴婢從死者一十八人可謂烈矣天子嘉
憫贈官太僕卿賜祭予廕生建特祠二褒忠之典于是為

嘉興府志 卷之五
盛州縣吏宜觀感奮興畢命疆場爭自致身忠臣烈士乃
其時叛降相繼聞風棄城守抱頭竄伏以免者往往而是
抑獨何與天下之亂莫不始于州縣州縣得人則亂不及
府府得人亂不及省會省會得人亂不及京師州縣選非
其人釀毒決疽禍延都會勢有必至然當時州縣吏權太
輕細故典除必積累而上下大有司不報可終不得行又所
簡科目上率皆以時文進身不習世務夫以不習世務之
學居甚輕之任而當大難民社存亡繫于反掌生死決于
呼吸雖賢者猶不克勝况貪庸蠹礙者乎此公之才與烈
所爲不可及也公諱世淳字守明嘉興縣人中萬曆戊午
舉人先任重慶推官有政聲禮特敘其不備國及州縣治
亂用以告後之人使有變計焉

國朝

兌漕奏疏

周宸藻

題爲直陳兌漕流弊始末仰祈

睿照嚴飭以定規制以甦民困事竊惟財賦半出東南故
漕運爲國家大命然東南諸郡兌漕之法臣不悉知獨
至臣鄉而弊已極臣不憚悉爲

皇上陳之兌漕之法以軍運爲定制每歲旗軍運京倉米
一百石外贈隨船耗米二十五石進倉耗米一十五石是

民間兌糧一百四十石旗軍交完止一百石也是謂官貼
又以米或濕潤故令民間兌米百石外加四石免其晒乾
又加四石免其篩颺百石之中七十平斛三十加尖每尖
折米三升總算添米一石八斗此九石八斗所自起也是
謂私貼則定九石八斗凡米色篩颺折尖無不在其中矣
若安家則有月糧鹽菜則有行糧起剝僱夫別有輕費以
至修船有銀回空有銀費 國課三石而得收一石之用
朝廷之所以卹軍者甚詳且至迨相沿久而加四之耗
粒粒皆曰正糧矣于是巧爲截貼之說不論正耗每兌米
一百石貼銀三十八兩外加火耗三兩八錢糧長投之于

官官給之于軍敲朴追比不異正項錢糧之完納矣又于
截貼之外有綱司話會錢謂厥錢篩颺錢著押錢名色甚
多不能枚舉稍不遂意則勒措不允甚而綱司水手仵百
成羣辱官劫搶江南之已事可見揆厥所由軍強民弱官
不致與軍爭民又安敢與軍抗惟祈剗肉補瘡得以交卸
爲厚幸比年以來民困日甚每臨出兌如蹈鼎鑊遂有不
保田畝輕去其鄉者職是故耳以臣愚見漕規宜復舊也
截貼使用軍雖囂悍終爲私勒聞江南兌糧百石止加米
五石銀五兩經蘇松舊按臣秦世禎條奏奉
旨遵行此正合九石八斗之制而臣鄉獨照舊徵比雖

嚴綸之屢頒漕臣之申飭而地方有司絕不奉行小民之膏血有限旗軍之溪壑無窮誰非朝廷赤子安能歲歲供若軍之凡肉哉若行糧舊制每石折銀五錢于條鞭項下取之自明季改徵本色積漸至今行糧亦索使用每石二三錢不等臣愚以爲行糧既照時價給發必須嚴禁雜費然非

天語嚴勅力復舊規痛革積弊欲民之振起也不可得矣至如漕兌稽遲皆由出兌之時多方需索而地方倉蠹又交通旗軍私行講兌以致耽延悞期今新運在即伏乞勅下等漕諸臣嚴行釐剔去害民之弊以恤民并去害軍之弊以恤軍務使漕規一而起運速國儲庶有攸賴耳
睿鑒施行奉

旨戶部嚴察議奏

更定充役之法疏

柯 登

竊惟任土作賦因地起差此古今不易之常規亦各省通行之大例也但恐人戶之消長不同田畝之盈縮亦異所以定十年編審之法則役隨田轉冊因時定富者無免脫之弊貧者無蚤負之憂勞逸適均輸將恐後法至善也臣三年里居每見考課雖嚴而各省之報完甚少恩詔屢赦而錢糧之拖欠仍多細思其故官吏之侵漁差徭之繁

重固非一端然其根源總由于僉點之不公積弊之未剔
今年前冊已滿日下編審屆期卽先經戶部題覆請停無
益之黃冊一疏亦云以十四年爲始五年編審一次此小
民身家利害之關亦胥役張牙吮血之會也若不徹底更
張痛除夙弊何以拯民困而垂永久乎以臣聞見所及約
畧五端爲我

皇上陳之 一里甲田畝之額數宜均也查一縣田額若
千應審里長若干每里十甲每甲該田若干田多者獨充
一名田少者申充一名其最零星者附于甲尾名曰花戶
此定例也所以各項差役俱係里長挨甲充當故力不勞

而事易辦獨蘇松兩府名爲僉報殷實竟不稽查田畝雖
云十年定役又復每年小審前冊里長輪至後冊有田已
賣盡貧無立錐而仍報重役者遂有田連阡陌坐享膏腴
而全不應差者不特十年之中偏枯殊甚甚至年年小審
行賄求情那移脫換叢弊多端田歸不役之家役累無田
之戶以致貧民竭骨難支逃徙隔屬虧 朝廷之正課荒
成熟之腴田務期

嚴勅撫臣通行兩府及今大造之時必期田盡落甲役必
照田務將本區之田均入本區十甲倘本區田多則派入
下區按田起役至公至當不得憑空僉報以滋賣富差貧

之弊庶使役均而民便未有不急公輸納者也 一花分
子戶之積弊宜清也夫甲甲十年一定田多者僉里長田
少者爲花戶同矣浙省冬場有等奸頑富民串通本里冊
書每于編審之年捏立鬼名飛灑田數少者四五畝五六
畝不等多不及十畝而止田數旣已無多重役便易脫漏
及至臨審缺額反將貧民產產亦在冊串立應充是田多者
以花分而得無擔田少者以愚實而應重差是皆冊書舞
弊以致苦樂不均今後各縣審役悉照上屆榜冊其一應
推收必驗實有絕賣稅契方許分戶如並無戶丁詭立花
名者查出其田入官冊書與本人依律治罪則飛灑之奸
絕而田皆歸本戶矣 一詭寄之陋規宜懲也 本縣優
免則例原照品級之大小派免丁糧之多寡後部覆止免
本身丁徭將優免丁糧悉應停免則紳衿庶民久已一體
當差矣但查前冊定自順治八年時部覆科臣劉顯績優
免有畫一之規一疏止准免其雜辦不得濫免正賦致累
小民等因奉

旨遵行所以進士舉貢生員猶有各立的名或書職銜名
曰官戶儒戶凡雜項差徭量行豁免至于正額糧賦各自
照規完納但因雜差繁苦未免有親族人等冒借戶名希
圖倖免以致紳衿名下之田半皆影冒蘇州長吳等縣有

名自輸戶又名下幾甲任意捏名掛立甲外且有鄉紳物
故已久生員學冊無名并寺觀香火上司書承亦皆各立
戶名公然討免各差今番造冊務將紳衿的名之田另造
一冊達部存案倘仍前陋習借名入冊將田入官本紳及
親族人等嚴加議罪如有仕紳遠宦其親族人等私自立
戶竟將本人加等治罪原田仍行人官庶詭寄之弊革而
小民不致偏累矣或一冒籍之立戶宜禁也紳衿即在本
邑止免本身丁徭况係隔境豈宜冒免卽或鄰近各邑間
有置買地畝亦當編入民里一體應差乃江浙陋習竟有
隔省鄰縣並無寸土偶有親識往來便爾捏立冊戶冒籍
之客戶日多本地之充役更苦今編審之時凡有縣屬什
宦另立戶名希圖免差者本縣據實申報嚴行處分如縣
官徇情不行具申另被發覺一體治罪各紳亦當于隣省
各縣著意稽查如有冒立本戶卽宜早自首明不得待事
露之後藉口不知覲免議處則客籍不致濫觴賦額日歸
畫一矣 一冊書之買充宜革也江浙各縣每于經制吏
書之外每里各有冊書一名或號里書或稱扇書專司書
筭似不可少然此輩智昏于見金術工于舞弊乘今大造
之時每人各出頂首銀若干買定里區至造冊之弊移甲
換乙漏富差貧卽前花分詭寄諸弊皆出其手更有臣部

嘉興府志 卷之三十一
秀水縣積棍包頭名曰歇家係區書一人買充數里每年包納錢糧額外私派俱屬積歇掌握甚至收愚民之額課而臨比不完包富戶之元端而散派各戶况各縣並無此役獨秀水一邑盤踞難除積蠹萬端更聞杭州各邑有以生員包充冊書官法既庸不加舞文益復何忌此番大造急請

勅行新撫臣將秀水歇家併杭州生員應充者嚴繳革除至各縣冊書止許本里公報誠實無過精下等管推收書算等事是革蠹除奸之本也以上五三冊書編審時之大弊臣訪之江浙兩省者最真計今編審必類

預行禁約祈

勅兩省撫臣通行各屬盡法除革並勒限冊報部科以便稽查庶役法均平而民咸樂業徵輸有法而國課無虧矣餘外各省雖審冊之期不同不能保無各弊應乞天語申飭一體遵行者也如果芻蕘可採伏惟

勅部議覆施行

直言改折白糧疏畧

楊雍建

康熙三年戶部議將康熙四年江浙白糧正耗盡行改折以充兵餉每石照舊例折徵銀二兩以臣愚見合諸所聞竊歎其病民也比年江浙之米每石價七八錢今每石改

折二兩加以倉蠹勒索非本色三石不足以完折色一石小民終歲勤動所獲畝止一鍾今以有盡之膏脂供逾額之催科徵收敲扑勢必賣男鬻女流離播遷 國家天糈所備半仰給于東南數年以來江浙民力竭矣錢糧積欠百餘萬疊奉蠲免方仰

皇上之渙仁乃以改折一項重累窮簷

宸衷能無惻然也查二省白糧正米二十一萬七千四百七十二石五斗零耗辦等米一十六萬六千一百四十七石九斗零如以本色之三完折色之一是一改折而多費民間八十萬石矣又况有夫船等銀二十九萬三千九百

兩零一併徵解者乎臣愚以爲有本色則有糶辦既已改折不應併耗辦而折之有本色則有夫船既已改折不應并夫船而又徵之事有便于國而未便于民者則改折之議可以權宜不可以久遠也 京師根本之地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必不得已而議折則當權衡穀價之高下酌量折徵總在便民而已

言行見聞錄序

張履祥

言行何爲而有錄也師之也師之奈何辭不敏不能博聞多識家貧不勝舟車以請事當世賢人君子也因述有知以來所見聞於師友於鄉黨於道路其深信弗疑學而未

逮者書之於策用服不忘記曰天不愛道地不愛寶苟擇而取之莫非師也先朝恭愍陳公常手錄格言以爲力行之助愚竊志焉先覺君子其有以嘉錫我矣

赤米記

張履祥

吾邑四平無山陵川澤之間土滋田沃宜黃白稻民間所植秫一而粳十其大較也然每穫輒有赤米雜於其間雖歲去之來年復如故越境卽否竊嘗疑之以問農叟叟歎曰此須公遺愛也予曰如何曰萬曆戊申夏五月大水田疇淹且盡民以溢告公撫慰之勸以力救不得已則棄田之已種者而存秧浹日雨不止度其勢不遺種乃豫遣與

史賫庫金若干夙夜進告糴種於江西

或云江北泰州

而已則行

水勸諭且請於三臺御史乞疏免今年田租以安民心十餘日穀歸分四境糴之教民爲再植計月餘水落田出而秧已長民猶疑之將種黃赤豆以接食公白無爲棄穀也益勸民樹穀其秋穀大熟賦復減十之七民以是得全其生者甚衆他郡邑弗及也是穀晚植早熟不刈則隨落後雖他植厥種恒在田間歲復歲不絕予聞而德之不可以無述因書其事而論之曰公旣去民作祠祠公矣其官於朝也民之以役至京師者莫不謁公其歸華亭一作常熟也民之過其里者亦莫不謁公公待以鄉人之禮歡然道舊父

嘉興府志 卷之十五
兄弟至今述之以爲美予嘗拜公祠考其碑志凡公之
蒞吾邑者期月而已乃其德之入人若此深哉豈非親上
之誠本乎天性長民者苟以如保赤子之心臨之則雖聞
其聲音瞻其容貌猶將沒世不忘况乎公於我民不啻起
道殣而樂利之也後之美田疇長子孫孰非公之賜宜其
遺澤之長久而不息也不然三歲貫女莫我肯穀碩鼠之
詩風人致怨豈徒然乎須公名之彥南直隸人萬曆間進
士累官光祿卿卒於家

上嘉邑林父師書

屠延禧

謹啟丈量一案費繁事重因奉明旨坪長弓筭手各役方

將竭蹶從事以仰副師臺憂勞至意不意近有新頒號票
一紙要開原載姓名田數必須照萬曆九年魚鱗底冊因
經鼎革自藩司府縣俱無一存或民間偶有私本不過
十之一二且泯爛殘缺者居多未可遽以爲準而欲懸空
以追百年之故籍其勢萬萬不能况官冊旣無在民間者
保無有奸人私加增損以開索詐之端者乎丈溢一欵節
奉師臺面諭謂溢者開溢虧者不可開虧則是以虧作實
不過虛報陞糧一語盡之此其所未便者約有數端進議
者必謂增糧若干方可報功乃閱邸抄康熙三年九月內
戶部題覆捏墾之弊一疏奉

旨云據奏臨鞏二府知縣許上通等捏報開墾荒地府道各官劉芳聲等朦混轉報巡按金鼎張吉午不行查核草率兵題等語開墾荒地原以便民裕國似此虛行捏報利已邀功反致見徵錢糧拖欠貽累小民有悞國計殊爲可惡著該部嚴加議處具奏則知報墾陞糧當萬分詳慎倘以虧作實日後難免指摘竊計嘉興一邑勢屬平陽旣難移愚公之山以填滄溟地遠江海無能竭精衛之力以漲浮沙古今止此塊土東開則西贏此增則彼絀截長補短大率八十七萬有奇之士田減之不能增之亦未可必也今之要領或于各畝之中計其原額總數

乙畝有溢丙畝有溢而丁畝有虧將溢補虧期于合額此就一縣而言也適如原額已足告成事矣卽或八十七萬之田數稍虧而八十七萬之糧額自在朝廷正供原無少減又無煩歸責之過慮者乎更有當爲早計者蓋七縣之中各有羨可加增完本縣而田坐于外縣者內必須移文關會始得遂數無差故或六縣文冊已完而一邑移文未到卽礙難合總尤望師臺亟勅經承卽行移會庶日後造冊志款紛更予以借民膏而遵憲限

嘉興府志

卷之七

者亦跨一弓高鄉于湖灘外復跨一弓真無謂矣偶閱擣
堅錄記成化初郡守為蘇州守以民多隱田立丈量之法
有投邢詩曰量盡山河與水田只聞滄海與青天如今郡
少開洲渚寄語沙鷗莫亂賦邢為廢法今康熙乙巳奉
旨清丈各屬圩長有欲逢迎當事者每每跨水一弓以期
溢額奚止洲渚不遺乎余因作俚語二絕云跨水遺規孰
浪傳却將河漕當新阡憑虛尚自多增地煉石應知可補
天深耕今且及深淵擔土營堤恐未堅但願洞官沉璧馬
速教流水變桑田冀以此當晨鐘一省乃平湖一邑當事
悞聽一蠹胥言請以此法求多田至溢額七千有奇嗟乎
嘉興欲以虛報然極平湖則以跨水增地均屬厲政我嘉
邑幸賴金父師蒞任伊始力除苛合遇井安全不特羣黎
無賠糧之害并令武塘免起釁之端此實係惠民一大政
我禾民之子若孫所當沒世不忘者也當湖溢額既多自
乙巳歲增糧起歷年帶比夫本年條銀尚難猝辦而欲併
徵數載當湖萬姓敲骨吸髓若不堪言乃欲補救于事後
嗟何及矣今丈局已竣無容復議而余姑記此者或數十

嘉興府志 卷之五
年之後或百年之後倘復有丈量之舉豈可以此法屬民乎故備陳之以爲後來者勸

浮糧議

黃季章

浮糧之增非古也江西則南昌袁州瑞州三府以元至德友諒竊據之故江南則蘇州松江二府浙江則嘉興湖州二府以宋季賈以道公田及元季張士誠竊據之故是文時曾減之至永樂時復增我

世祖章皇帝軫念故明初與一方讐怨錢糧加重惟時袁瑞二府已叨輕減矣南昌以入告稍後因未沾恩至若蘇松浮糧中外言事屢請酌減獨是嘉湖浮糧從未有流

賈生之涕者夫一方之利弊必本土有芻蕘而後可以備仁人之採擇將來度支稍裕正沐浴膏澤之時倘獲邀恩薄賦嘉湖之民得與蘇松一體減徵不至如南昌之補贖豈非浙西二府生靈之大幸哉伏請書例開載官田起科每畝五升三合五勺民田每畝三升三合五勺重租田每畝入升五合五勺沒官田每畝一斗二升今全書所載嘉湖二府屬惟長興縣無浮糧其餘一州十二縣除徵平糶馬兵壯雜項銀外有每畝徵折色米又徵本色米一斗二升以上至有將及二斗者非惟不得與民田比卽沒官之田亦無此等重科其爲

嘉興府志 卷之十五
聖世之必當減徵可知矣且兩浙同壤而浙東之賦較輕如紹興府蕭山縣之田每畝科米七合六勺他縣亦不甚相遠乃浙西之科米數十倍於浙東議者動謂嘉湖財賦之鄉絕不知其啼饑號寒窮苦萬狀真昔人所謂可爲流涕者也

海防議

毛一駿

海防大勢浙西要地專在海鹽澉浦南乍浦北分左右兩翼海賊入犯之處如西海口蔡岐港梁庄獨山白馬廟秦駐山黃道關葫蘆山等處南北約二百里防海之要遠哨海外不令入港爲上策循塘拒守不令登岸爲中策若縱

令登岸歛兵入城閉門固守受其攻圍則無策矣且查前朝舊制本縣有福船三百餘隻水兵三千餘員名遠哨吳淞寧紹羊許等處又設有陸兵二千五百餘員名防守沿海地方等處威伸海外寧火潛消數十年太平之民不復知有兵革之苦職是故也今鼎革之交海防盡弛水師船隻無一存者安能遠哨海外止有循塘拒守一法尚得中策然激乍三處守兵一千二百視昔已減其半合則實此虛彼分則寥寥數人政復有幾連踪入犯之賊多則萬餘人少亦數千人安能遂拒其來不令登岸乎且海上列城遠者二三十里近亦十數里獨鹽相去數百里

步近在咫尺之內賊若登岸便是到城城卽無恙城外室
廬財產玉帛子女之饒盡爲賊有可不爲之寒心哉今若
欲慎固封疆便當盡復前朝之舊不得不議增兵不得不
議增餉四盡三空之計矣得兩金兩粟而酌于不竭之源
耶捉襟露肘事實兩難焉係錢糧未敢輕爲置喙也如造
船一欸本縣曠土平曩實無干霄蔽日佳材堪作艤舫之
用又係鐵板硬沙造成亦難出水所以三百年來專責浙
東而不及浙西者以此似應卽爲停止不煩覆議者也又
築堡一欸本縣沿海二百里皆是巨浪衝擊處所別無支
港入我內地土欄木柵無所用之若烽堠臺寨久已鞠爲
茂草不行修復則防兵不能露居修則應用何項錢糧事
在上臺 題請議行非有司所敢擅專者也

鹽課時宜

彭孫貽

前代鹽利之博實推興於鈔法鈔法不行無因致米益牢
無資竈戶多徙業俗不尚本富地方不盡水鄉膏沃委之
萑茅上與下俱絀富 國者無策顧以小惠爲大計盡落
水鄉之籍以蕩派諸民而代其課田畝加賦二千金民始
爲竈受其弊矣官又爲代收千八十兩之稅解鹺司縣又
不勝其敝矣始議歸水鄉之蕩并給還竈更加田賦千八
十兩代竈稅民累益深乃海少願得蕩飽庶不願也又爲

包補鮑郎四百六十金更以舊銀三百九十兩抵兩場之課合之前銀代辦三千九百金兩場之課無幾矣鹽司官吏工脚之俸廩出於縣者又數百金無半之利國者寡害民者多鹽政之不修未有如前代之甚者也 國家開創鹽課稍增終不抵民糧代辦四千金之數今之煎鹽不必皆竈戶涵地山蕩竈戶盡留諸民坐取其租地列日灘上者爲良田次者種菽麥瓜蔬竈無憂米矣兩場卓蕩一丁多者三十畝少者不下二十畝熟者分三等增稅自三分至一分五釐解運司視田稅不及三之一竈丁所得蕩租多者一兩少不下八九錢涵地之佃與人歲復得租銀二

三錢每丁鹽司之額不過一錢有奇嚮惟責其煎辦每丁歲納鹽三千六百觔之多故給涵地草蕩以膳之今鹽課大半山民田竈丁二三錢之課涵地所入辦之有餘乃予之或蕩竈擅無稅之租而由無鹽之課是優末而耗本也今欲變通其計足 國以富民莫若盡蕩涵地柴山草蕩于有司荒熟各自爲里論定其役計畝定稅如民田以畝爲額不以丁爲額兩場新熟之蕩蕩砂可得四萬畝鮑郎可得三千畝畝稅視民田五分可得三千金其未墾者畝稅三分兩場九萬畝可得二千金兩場課額之并尚餘二千金以鹽課之帶徵仍還之鹽課乃少寬而 鹽課

亦裕蘆漕所已試何不仿而行之也至於溫台寧遷徙無
徵之額攤派于鮑郎海二場三百三十兩有奇海禁已
弛徙地已歸故業則蘆灘之額外空遠之三鄉夫兩場之
本課推而諉之民飽蠶之無徵代而承其歛鮑郎海妙諸
竈今何默默也

嚴禁白糧南米私糶耗贖示

巡撫 范承謨

杭嘉湖三府正賦漕白糧米總計數百萬皆取給於田畝
勉輸正供猶虞不給查官憲吏額外誅求查白糧解北自
有原編耗潤而輓輸盡用則有經費行月件件畢具南米
解省載運船工亦有額耗若兵米就近解給行糧水次對

支有何贈耗乃聞向者白糧贈外加贈南米耗外加耗藐
視

功令死有餘辜推原弊端謀管有費營收有費上下相因
公私罔利竟成痼疾目今異常災傷漕米等項正在議改
議折具疏懇 題革除奸弊禁飭宜先爲此示仰官吏士

民人等知悉務恪遵守嚴立條規毋得違犯凡白糧解北

朝廷既給屯田以資贍養交糧耗潤又給額米以供餘費
安家行月添篋提漕車夫水脚由開鋪墊造船修船損具
家伙輓運之需無不周備九年分復益經費數十兩有何
短缺而須加貼乃婪弁貪軍營謀鑽運請託糜費全單到
手構同本地蠹棍每石勒米一斗銀一錢滿斛淋尖不飽
不歛食未刻應給繼亦勒春白正糧既收白米復派春折
無法無天嗣後道府軍廳各衙門凡僉選弁丁務要秉公
委任不得妄聽干求請託一應陋規盡行嚴革弁軍如敢

仍前恣肆官役依舊額外私加但妄索一勺一釐許諸人
據實控告官弁卽行糾參軍蠹立置重典一南米一項
多係本地支銷卽解省一帆可達已有額編餘耗以資船
工需運本處給兵對支行月平斛平收有何耗贈乃不肖
各官聽憑胥蠹指使營收營解濫委匪人竟倡私截之名
每米一石索截銀二錢有零耗米二斗斛而淋尖又四五
升不等更有飯米看倉僱脚點籌過販差使諸費名色南
米之耗等於漕精地方各官良心盡滅豈止蠹役之作奸
壞法哉今後南米專委佐貳經收經解一遵全書編額平
斛平收如額外加增合勺需索分文者經管官立行拏究
詳解委官題參連坐道府廳縣陋規盡行革除倘仍前
巧索剝削及再委匪員縱容衙蠹陽奉陰違定照示中逐
款參處法在必行

均田均甲序

王庭

民事莫重于賦役役弊莫甚于編審何也自古取民之制
大都計丁徵銀計畝科糧糧之本色爲米其折者爲銀又

因糧起差并于一條者亦爲銀于是有田地山塘之日有

上中下之則有官民僧道之額此賦役之例也役民之制

大都計一縣凡幾畝一畝十甲計一甲又凡幾戶責之催

銀則云見年集之兌米則云糧長于是有大造之期有推

收之法有僉點充當輪轉之數此編審之例也賦役之銀

若米爲國家有定之正課使全書不頒則官無所稟使

易知單不給則民無所憑若是者

功令得而飭之編審之糧長見年爲民間無額之私費使

民之役不平則強弱欺凌使甲之田不均則貧富惑亂若

是者雖上有院司之檄下有士民之議非賢令長主之卒

無能爲功焉嗟乎予觀大江以南諸郡邑之民苦役甚矣其苦不可去去其甚者惟役之必平役之平由田之必均田均役平故費不致傷勞不貽怨雖當水旱游經輸將不繼脫諸弊害茹荼猶甘吾禾嘉秀二邑特幸于他郡邑者邑父母之澤不可忘其法不可易也考昔均田之法昉于故明嘉張侯鳳翥詳于秀李侯向中三十年來不無文久事變之憂金昭鑑姚敬明屢延禧條其議于諸上臺給諫柯聳請于朝值吾秀王侯偕嘉齊侯力任其事殫心釐剔畫一成模計嘉興畝額三百六十以通縣田均之每畝該田二千四百畝畝內二百四十畝爲一甲甲內二十四

畝充役一分秀水畝額二百五十以通縣田計之每畝該田二千六百畝畝內二百六十畝爲一甲甲內二十六畝充役一分凡貴紳豪蠹田無偏贏役不私隱與夫貧民嫠婦一體輪派斯舉也杜里書之飛灑去民之苦一免畝差之索勒去民之苦二絕架閣糧書之左右高下去民之苦三釋同畝之爭訟去民之苦四窮戶無田有役自除可以無賄去民之苦五殷戶無役亦終不之及可免于紛紜公報公脫之害去民之苦六且以勉貴與豪者之義成官長之廉與明昭宣朝廷至公之德意其美意又有深焉者編審全書之刻于是乎與賦役相表裏焉

此順治十一年間定例至康熙十二年奉撫臺范
更定各郡邑通行定三千畝爲一畝尤爲畫一

王庭并記

條議官收官兌漕政八款

金昭鑑

一造滿倉廩之利古制漕兌一法能使軍不見民民不見
軍者由于倉廩櫛比秋成後有司卽歛正額以貯足于倉
故臨兌糧無不足旗軍無需索之費則造廩一節爲清規
杜詐之第一弊緊事也邇來廩舍傾圮窄狹不過十分之
三以致糧米或散貯別所或不足掩藏勢不能不使民輸
米于軍軍取米于民欲不相見得乎相見則弊与不可勝

言者矣是故造廩最急而費于何出竊計嘉興一縣共三

百八十一里除去坊廂銷苗六十里官民苗共三百二十

一里共該三百二十一畝一畝除均攤白糧雜糧若干外

嘉興約貯漕米二百五十餘石秀水約貯三百五十餘石

每畝約費銀三十兩每甲出銀三兩秀水亦照里起造此

係衆擎易舉一勞永逸勝于頻年妄費無益爲小民之所

樂輸不作者伏乞憲天頒勅郡縣出示徵取前項公費責

令糧官鳩工董成務須堅緻牢固勿令狹陋塞責年久修

葺官民酌視量捐

一徵糧之法每年當于未起徵前先給
均攤易知由單令糧書細填十通田數

算徵米若干除均攤白糧南耗南糧鹽糧行糧外罄運入
倉自十月間起竟設數限至十二月止徵足卽給完單如

有不足許糧長開里通頭戶單比追完是糧盡入倉矣若
防維之策自有更夫數十名晝夜巡警其每人工食悉照
舊規不贅一上倉經管之法糧米上倉勢不得不用倉
甲但倉甲蠹弊者多當互為保結又倉甲十人之中點一
樸誠練達者為十版領袖名曰什長倘糧長上米若干必
眼同本首倉甲并糧官什長度無插和水穀之弊驗畢即
將倉版封固如盡行上足再給完單以杜重徵苛索之累
糧長上米十石再加一石防折耗也一永革派單照蘇
松倒版掣兌之法每糧長約出漕米二百五十餘石一軍
約兌米六百餘石則一軍兌二民有餘矣歷年派單雖出
督糧道衙門然糧蠹上下通弊作奸故將一單零星散派
有一軍而兌數十民者有一民而應數十軍者苛索之端
自派單始今既貯足倉版則集收時糧長已交卸給票矣
臨期只須堂官與糧官照直隸例版掣兌之法有一版掣
一軍立督兌完不足鱗次挨補則糧長零星派單之害可
永除矣一出兌之法斛米既軍民不相見矣然運米下
船勢不得不用脚擔向來舊例每担脚米二升以升四合
給散羅夫六合給羅夫頭排數以竹牌為記朝給暮收後
囚夫頭尅減復有加羅錢之索今議照舊給足短少許散
羅夫不時呈稟其加羅錢亦不許妄索一漕規宜復舊

例每歲旗軍運京倉米一百石外贈隨船耗米二十五石
進京倉耗米十五石是民間兌正米一百四十石旗軍交
完止百石也是謂官貼又念嘉禾水鄉米多濕潤故令民
間兌米百石外加四石免其晒乾復慮米或不堪再加四
石免其篩颺百石之中七十平斛三十加尖每尖折米三
升筭共六十斛尖總添米一石八斗此九擔八斗所自起
也是謂私貼則是九担八斗米色在其中篩颺在其中折
尖順風在其中矣若安家則有月糧鹽菜則有行糧剝淺
僱夫則有輕齎以至修船有銀回空有銀費三石國課
而得收一石之用朝廷亦何負于軍哉迨相沿久而加
四之耗晦矣官軍發兌粒粒皆曰正供也又久而九擔八
斗之耗晦矣漕規發運粒粒皆曰額糧也于是巧為截頭
之說初謂以耗米本色因時價改折色銀十七兩六錢四
分猶之可也何為乎外又添網司二兩又添截頭使用銀
十八兩共三十七兩六錢四分之議乎豈非旗軍得官貼
之外又有九擔八斗之私貼私貼之外又有網司截頭之
私貼則耗外有耗耗之外又有耗也然則此議也出于糧
道張之條示以付旗軍者實欲行軍不見民民不見軍之
說也不意近歲兌漕日增月累又私加米色錢色篩颺錢
開版錢伍長錢著押錢順風錢網司話會錢獻土地錢東

道錢插籌錢倒籬錢管船錢洗澡錢踢斛錢折尖錢搖籬
 錢名類頗多不堪枚舉民間完米一石則有倍石之費設
 復有進于此者流將安止乎揆厥所由皆緣民不明其本
 則民不敢與軍爭官不明其本則官不與軍爭畏其咆哮
 安其習狃積斬然也為今而籌救持之急者則漕規宜復
 舊也截頭使用軍雖囂悍終屬私勒自三十八兩之議完
 之在官而居然官物矣使此議行久而日晦將此三十七
 兩六錢四分必又如昔日加四加一之耗作為正供曷足
 怪乎前制旗軍兌米倉門外止許一旗一網不許打花違
 者坐以軍法今不能禁之勢必聽之聽之必且嚴比以授
 之是何為者惟其視為官物而需索米色如故需索話會
 如故需索著押飾颺如故則是民有百石之糧無端而添
 出三十七兩六錢四分之櫃銀矣故加耗一說首宜痛懲
 一行糧宜復舊例行糧資旗軍鹽菜薪水路費故每石
 折銀五錢于條鞭項下取之自崇禎六年公家之賄賂盛
 而運軍之倖竇生交通藩司移文改折本色其時徵書雖
 下而民之折與軍者較米時價猶能稍減故人樂從而趨
 之積漸至今逢兌行糧亦索使用索票錢索重兌為浮于
 時價者每石不啻三四錢矣故日行糧宜復舊也夫同一
 輓漕也同一飛運也蘇松常鎮兌米百石糧里雜費不過

四五兩並無米色之增並無折尖踢淋之酷彼獨非軍也
 哉時同地同交卸完納同彼未嘗獨欠此未嘗獨完則知
 禾地之重困吾民者徒奉旗弁之狼籍盤殮繭絲家室也
 蘇松之糧一老人董之而晏然嘉禾之糧以糧道刑廳數
 上臺臨之而時或生變愚深維其故由于倒販掣兌之法
 不行也今既造滿倉厥自無從前陋習而直隸良法可一
 朝舉矣一永除差單之害每年兌漕既責成倉甲徵收
 給發矣而單差何為者此衙門虎蠹巧立押單名色每單
 先賄通糧蠹隨差糧單一紙差人不過袖手旁觀立厥中
 數日耳何為乎欲索糧長銀每石一錢二錢者名曰工食
 約共計之則糧長無端又費銀數十兩矣或糧長有不肯
 如其數者則曰吾先費本錢在內極其追迫糧長兌漕之
 後無有不賣男鬻女以飽單差之腹者更可恨者與刁軍
 串通巧立各項名色始因糧蠹之得銀任索取繼為梟
 旗之首尾仗其威神故單差之害雖經憲臺屢革之而不
 能革者殊非解也今既照直隸官收
 官兌民困頓甦則無所用此輩矣

均田均役條議

袁國梓

看得均田之利首在革除現年革除糧長次在革除總甲并革除塘長此均田之所以稱善也然均田之法又必彙田以收各區畝散亂之田使人自成畝人自成甲則花分之弊絕又須設板串以定花戶應完地丁之總額計一年之總數分每月之完數則比較之法簡而又恐彙田則區畝田號混淆故仍存新舊二冊以憑查對而田號瞭然且恐設板串則銀數煩重難完故又分一月三限以紓其力則輸將易便他若開河雜徭勢不可廢者則按田出夫眾擊易舉至于官戶加徵田畝昔以免雜差而起加徵今仍加銀米以免力役則賦役均平而法始可久也今將條議

分外其餘如遇開濬河道修築海塘葺理城垣等項須照田水值闔邑均攤不許濫行優免役既得均民困永甦矣其一更推收凡民間之田有買有賣則大造之年共推入新冊以收百姓必東奔西走于新舊胥役之門日既遲延且恐出地數目不明則投入編房該書照造推使百姓各領此收荒每縣必有荒田每縣必有絕境絕地在首姓視荒不七之上有同額之中向來每令糧見包難今糧見既必正額有虧應仿江南華婁事例就近難如在某號中自絕境即令某號業戶承管如某戶近別絕地即令近地居民承名如或居民不願承名似難承人以所不便則或令縣均攤每畝不過釐毫之間而荒地得有落官民均受其益

浙江分地考

朱葵尊

浙江布政使司初設所轄九府而已嘉興湖州統于直隸

故實錄洪武九年十二月書直隸湖州嘉興諸府水災遣
戶部生等請乾等賑給十一年五月勅工部定歲造軍器
之數其書一與湖州亦冠以直隸字至十四年四月復置
巡檢司嘉興府一嘉興縣之杉青舖湖州府三烏程縣之
後潘德清縣之下塘新市仍以直隸文冠之宋濂京畿鄉
闡紀錄序云洪武辛亥秋八月游當鄉貢之期凡畿內三
州十七府之士皆懼忻相告裏張而奔走儀曹具以狀聞
所云十七府者直隸之府十四其一廣德四年以後始降
為州合嘉興湖州而共計之也天台徐一夔送趙鄉貢序
云元置行省于浙領郡三十二杭隸焉今領郡九杭亦隸

開列于後

一均田 從來畝分大小不齊田之多寡不等

如遇雜項差徭田多者尚難支撐田少者蓋見

因苦自前憲有均畝之行每畝以三千畝為準各縣遵行

今應仍照前屆定額如有推收不得踰數以致盈縮參差

都則領畝每都編十畝畝則領甲每畝列十甲每甲額田

三百畝總一里計之為田三十畝便可杜多寡偏枯之患

一併田 凡田地大約零星置買分屬各畝錢糧既分

頭完納差徭又各處奔馳甚為民困今將一已之田盡收

一畝如田多者儘畝彙收田少者儘甲收戶或少至數畝

二十畝不足一甲者各就弟男子姪親族共成一甲務使

人自供田合成畝甲則百姓完糧既便亦不苦差役分擾

行革現年糧長名色然名雖去而實猶存或改稱柱頭或
 設當分名色是欲去糧見而仍移禍于首甲首也今併
 田併戶則正項錢糧花戶各自輸納凡有雜辦差徭照田
 承值可無按甲輪當挨年催辦之事庶不至以一甲而支
 十甲之費以十年而併一年之累則糧見實可以頓除歛
 家包攬之弊亦從此永杜矣 一設板申 浙中地丁錢
 糧不能歲內全完其弊在每月不定分數每石不設板申
 故頭戶得以遲延今訪江南華婁事例定限每月一分一
 分又分三限計一年十分設立四十連板申每連四張其
 一張畱作串根每戶總算額銀縷析一分分註每月三串
 之上如每月應完銀一兩者每串填三錢三分三厘三毫
 每月初限初幾日完一兩者每串填三錢三分三厘三毫
 日完一串足一分之數如本戶全納一月之銀則全截一
 月之三串如止完一限之銀則截一限之串仍存二限之
 串查對串張而完欠了然則官之稽比完欠便也每月一
 分如數完足至十月則全完官之考成更便也凡一月一
 分一分又三限限期不促為數又輕則民易輸將民力之
 拮据尤便也况板申一設胥役之侵隱無從可無民完役
 蝕之弊矣 一禁優免 各縣俱有官置儒首之分向猶
 循優免陋例故民尚有徭役不均之歎嗣後止除加徵首

焉崇德貝瓊毅江漁者詩序云洪武五年秋校文浙江太

末徐復禮廵有司命起與九府之士俱遂與四十人之選

鄞人鄭真跋同年錄云洪武壬子秋浙省承詔旨合九郡

之士試之得四十名上諸京師又送何本道還金華序云

洪武五年詔命三年疊試于是浙江所屬九郡以其名上

之行省而金華何本道與焉其云九郡者嘉興湖州不在

其內逮洪武十四年十一月始以二府收隸浙江攷清類

天文分野之書于洪武十七年進呈二府沿革祇書今屬

浙江布政司語焉勿詳後之人因聞知由是柳瑛鄒衡趙

瀛劉應鑑志嘉興勞鉞栗祁張鐸志湖州俱不言分地本

丁漚湖放生記

陸隴其

海鹽之丁漚湖我六世叔祖鈐公之墓在焉是湖
舊爲放生之所自明季以來其禁廢弛網罟交錯其中近
年我族之好生者請於官復甲禁禁一時鱗介之屬得安
其所亦盛舉也余竊惟王制澤澤無禁聖人愛物止云釣
而不網故放生非古也自佛氏始也然君子或有取焉者

豈非以其一念不忍擴而充之不可限量乎昔齊宣王不
忍一牛而孟子謂是心足以王非謂不忍一牛之可以王
也欲其察識此心而擴充之老我老以及人之老幼我幼
以及人之幼則王道不外是焉今放生之心非卽不忍殺
觫之心乎苟於是而察識焉思我之於魚猶戚戚若是而
况我同類之人乎况我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乎然則
仁民之道不可一日不講也親義序別信之理不可一日
不講也使天下鰥寡孤獨顛連無告之民有一夫不獲其
所吾心忍乎五倫之內有一處之缺陷不能歡然有恩以
相愛粲然有文以相接吾心忍乎是充一放生之心而仁

不可勝用也故君子有取焉願遊斯湖者賭鱗介之生長蕃育油然生其親親仁民之心無徒勇於挾山超海而怯於折枝則茲之放生者真盛舉也夫

困學齋記

陸龜

好生周子名其讀書之所曰困學齋謂余記之余以爲困而學非難知困爲難夫人心苟有所困心溺焉身汨焉膠固而不可拔方且自以爲適豈知困哉吾見今天下之學者不陷溺於佛老則迷沒於詞章舍此途而入荆棘困莫甚焉然肯自以爲困耶今吾與好生幸讀程朱之書知其大綱彼之迷溺而不自覺者吾知免矣然天下之困人者

非獨此也一心之微日用之閒利害得喪愛憎毀譽困之者嘗四面而至乘閒伺隙受其束縛而不知能開柱下天竺之雲霧而或不能不徘徊於一官一爵之得失能破姚江金谿之藩籬而或不能不猶豫於一錨一銖之有無能掃顏謝徐庾之綺靡而或不能不動色於閭巷匹夫之喜怒一有入焉則吾之學皆爲其所困嗚呼知之者豈不難哉然則如之可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能省然後能困知困然後能學日用之閒凡接於吾耳入於吾目發於吾心者必察之必防之知其在此桎梏之中則必思所以脫於桎梏矣知其在此波濤之內則必思所以出於波濤矣聖賢居

敬窮理之學雖欲頃刻離之而可得耶遂書之以爲記當
與好生共勉焉孔孟程朱豈遠乎哉

曹氏祠堂記

陸隴其

古者祭必有廟自天子至於官師皆得立之後世祠堂之
設蓋其遺意也每歲之春聚族人而享其先聖穆有序尊
卑有等非徒致霜露之思抑亦永敦睦之誼也嘗神望族
間亦有之士庶之家廢輟不講久矣以故世風澆漓人情
衰薄或世遠而不知其祖宗之名號或地隔不識其族人
之面目良由是耳予讀范文正公義田記慨然歎與曰嗟
乎何其周恤宗族一至此哉此無他一本之愛出於至情

故九族之親沾其厚澤迄今讀其辭有曰吳中宗族我雖
有親疎自祖宗視之則無親疎也至哉言乎非一本之愛
推而極之者乎我鄉曹君灝孝友之誠根諸天性親親之
念切於隱衷深痛禮制旣湮孝思莫展迺奉厥先主於其
第妥而侑之遂助田數十畝除輸賦外歲時祭掃之費于
是乎取之冠婚喪祭之用于是乎資之庶幾文正之法小
試於一家俟將來有振興者善繼其志推而擴之則文正
之義不得專美於前矣世之爲子孫者聞其風感其意轉
相倣效則而行之將人皆孝子戶可敦倫其係於世道人
心者豈淺鮮哉爰是以記之

賑族田記

吳煥

嗚呼子姓千百人之身祖宗一人之身也吾吳氏派出唐
 進士少微公子姓繁衍散處于江浙間至正肅公舉淳熙
 進士秘閣修撰始以真知實踐之功闡洛閩不傳之教為
 嘉興府學教授遂家禾焉迄曾祖廕孫祖德生孫
 嘗慕陸祠良規而未之為也迨其母徐孀苦節茹荼
 苦者二十餘年織紵之績有口無言以給先人之
 志揚煥焉煥緬維母訓冀綿母德以光前裕後之
 意將母氏之田盡歸祠內計其所入分為四焉一以為歲
 時繕祠掃墓一為立族義塾擇行端學博之儒為之師一
 族之悖獨無告者歲周之餘則施藥濟病者一賦稅之
 于舊業外漸恢擴焉嗚呼此草創粗立之規不足以並
 祖德者也我子孫其無忘先人之志

石門縣重建皂林

記

季舜有

國家建官置屬授以疆土郡縣視古列國守令視古諸
 自世之為吏者傳舍代
 相關而政始不可問矣
 閩行李之往來絡繹于道故驛站之設嚴于郡方皂林
 者舊屬桐鄉之皂林鎮明嘉靖間巡方御史奏置石門
 仍其名堂樓廚監載在府志蓋郵傳之大者而廢且數十

年矣有司者輒以民多逋賦鞭笞督促簿書期會之煩日
不暇給安望出其餘力修前人已墜之緒哉予濫竽佐郡
上憲檄令攝邑篆抵境未受事會有親藩旋師之役供億
浩繁吏民皇然震恐予爲黽勉接濟師行而後卽安及徵
賦于民竊效古人寓其意于撫字不扞一人而急公奉令
者恐後是用得以其間經營土木計邑之重役大務未有
甚于驛者乃卜日量工舉而新之公帑旣不得羨又以累
民之爲難稍捐已貲以集事不足則設法繼之經始于庚
申二月閱三月而落成規模丹堊差擬于舊度幾停僥駐
節得無暴露風日之患以重吾吏民過也予旣解篆而歸

人以爲無罪于茲土爲辭以鏡諸石而復請予一言記之
予惟儒者誦習聖賢佩服禮教出爲國家用意必大官
膺仕足以竭其心膂展其經綸卽乘田委吏亦有所當盡
之職况乎守令親民之官專制一方者哉然而從政君子
類多浮沉上下不克少自振拔者何也廉靜寡欲之士側
足于尋常尺寸之中因循苟且地方卽有疾苦拱手熟視
不能出一議而世之所謂有才能者日孳孳有所爲而不
急乎此也然則郡邑之內利不可興廢不可復必且諉其
咎于俗悍賦繁地方之難治夫未嘗施磨刻之功而復以
難治諉予疑其說久矣觀予于邑而亦有可自解免者天

下之事其在人爲之耶吾又以歎吾浙西之民仁厚而馴良愛上忍詢而易使也夫人以難治號其邑而吾獨爲之說如此豈矯情耶書之以告夫來者

重建二堂川堂記

黃家遜

皇帝三十五年歲在丙子五月余受

命來守嘉禾道出山東直洪水汎濫川余懷寒至冬十月始抵署受事見門廡堂構規模整然而聽事之北別有地數十武榛莽淒其幾同荒園廢圃視墜地之輒尚零亂有存者余心訝之夫 國家設官置署各有攸司或爲聽政之堂或爲退食之室必無有閒房餘舍可聽其廢墜者顧

受事之初未暇謀此乃於丁丑夏捐俸重建之以四月上浣日始至秋八月望日而落成焉故例凡郡府有事必七邑舉相經營刺史但拱手觀成而已今惟嘉秀稍捐清棗其外五邑俛助工作以其歲斯役爰乞竹垞朱太史文納壁以垂不朽焉自今案牘之餘焚香燕坐檢點平居要期止不負君下不負民中無負所學 訶軋夕惕不敢稍自暇豫必無忝厥職而後安則斯堂之爲功吏治詎淺鮮哉若徒以爲壯觀瞻之美具耳目之飾大非予建堂意矣

道珍堂記

朱彝尊

康熙三十有五年冬太守廣寧黃公來知嘉興府事入郭

則瓦礫塞乎渠及堂塗則榛莪接於徑爰與邦人士謀思
營葺而疎濶之念民力未遑也明年夏案無畱牘黠者畏
懦者懷公乃庀材鳩工先治其廨斷樓堊鏤子來恐後於
時爨尊方居長水之南池中芙蕖一花並蒂紅衣綻綠房
垂緇螺寶以公嘉績之所名也以奉公公適諏是日立柱
礎架棗廡遂貽書請名其堂兼紀之石且歸德於
天子肅清邊徼禎祥是致爨尊欲以不文辭非禮也敢竊
伏自幸生於堯舜之世獲觀

聖德神功靡遠弗屆又有賢太守以拊循閭鄙於焉詠歌
太平燭於玉燭飲於醴泉暢於永風芙蕖雖小草而曹植

賦之則曰覽百卉之英茂無斯華之獨靈傅亮賦之則曰
考庶卉之珍麗實惚美于芙蓉而江淹之辭則又進焉而
曰一爲道珍二爲世瑞至于並蒂則尤代所罕觀故魏收
志靈徵令禽奇獸嘉穀靡不登載而斯獨無之益見致之
匪易也稽之至元嘉禾志郡治廳事後有清香堂宋知秀
州俞淞更扁曰敬信節愛蓋理廳據子城之內而軒其後
爲穿堂爲後堂其來久矣堂之廢且百年鮮克有治之者
迨公至而始考舊址復新之吁今之守土者屏賓客省諮
度則見以爲能矣公府之不歸則見以爲廉矣雖然儒者
之爲政則有道焉居之必廣也壯之必莊也蕪者治之塞

者通之廢者舉之道存焉矣堂之有前定為公重而政事之暇豫多士庶民之胥附及僚屬史之之孚於此視公治術之先務焉宜其始建而珍異適宜其始也天子之德亦我公之惠也公既命我請以之名堂可乎公曰可哉遂為文以祀落成之歲月納之於壁用垂之君子

重修府學碑記

吳永芳撰

嘉禾郡學肇造於唐奠定於宋泊乎元明兩朝凡吏茲土者或拓舊基或闢新宮或增修而葺治誌乘班班可考迨本朝順治年間前守史公睹學宮之頽敗慨然以修葺為已任而廟貌一新然越今已六十年矣此六十年中風雨之所飄搖鳥鼠之所出入堅者以駁整者以散而頽敗又如故矣夫文廟以奉先聖釋奠祭菜郡之士若民胥於是觀禮嘉禾尤西浙之名勝人文甲於寰宇設聽其傾頽敗壞豈惟司牧者之羞抑亦都人士所浩歎也爰率僚佐其屬等俸遴諸生陳侃奕吳洽潘廷柱杜一元四人勸輸紳士釀金董治自大成殿啓聖宮以及兩廡櫺星門咸次第興修又於學宮之東藏書為與慶兆惟文載建高閣以祀斗垣之文昌星巖然起焉其宦於斯而有政績與鄉先生之賢而祀於鄉者皆有棲神之

於斯而有政績與鄉先生之賢而祀於鄉者皆有棲神之

嘉興府志 卷之三
室不特先賢先儒聿新其主也第是役也樁礎葺修竣工
非易今雖未能增美前人而春秋祀事禮典禮可觀是
史公前此六十年之心力已可不墜於今而正不知余今
茲之心力能保其不終墜於後否耶然吾聞尋斧柯者始
於毫末之不扎成江河者由於涓涓之不壅彼夫高門第
宅世守且及於數百年以未壞而思堅未散而思整居是
室之有人也今宮宇雖新而風雨鳥鼠飄搖出入於無
人之境人之視之亦漠然不動念若越人於秦人之肥瘠
其不至於瑕者益瑕散者益散尋斧柯而成江河者幾希
矣向使修葺以時不待六十年如史公去余今日之久而
後施其丹雘塗墍正猶毫末之易於扎而涓涓之易於壅
微但逸而多功行將久而常新又何至傾頽敗壞日甚而
不可究極乎故余之勒是碑非以紀今日之事將以望後
賢之能有成也是爲記

鴛湖書院碑記

郡守 吳永芳

自黨庠術序之教廢而鄉學之不行也久矣至宋始有書
院鵝湖鹿洞若踵鄉學之遺意而干聖人之精義微言與
其徒日相發明迄於今不墜良以師範有人則興起更易
前型後學交相待也嘉禾爲浙西名郡英賢接踵而當代
儒者則推稼書陸先生今成人小子幸生禮義之鄉而聞

風興起若濟巨川而得舟楫履暗塗而遇夜光以視僻壤遐陬徒望古而遙集者相去難易蓋什伯較矣昔安定教湖州構經義齋治事齋以造就諸生其子弟莫不循循謹飭今欲俾嘉之人士戶詩書而家禮讓自非萃聚羣英講學以明之亦何以美風俗而維道統使稼書先生之澤久而弗替乎夫表章先哲以培養後學司牧者之責也爰倡捐俸入營度隙壤屬國子生王廷植之有力者鳩工庀材以落成之而顏之曰鴛湖書院於後樓三楹設主以祀先生傍列生徒齊舍延文行之士爲之師無遠近皆得就學器用之需咸備具焉又與二三邑長捐置義田量其歲之所入爲學師修脯之資其餘以葺院宇給司闈之口食仍刊列一編彙敘文案俾永遠以遵守夫鴛湖胎靈孕異實人文之淵藪子弟平時受父兄之教耳濡日染原能有所成就今更得會聚一堂日奉先儒之範讀其遺書景其懿行且與賢師友講明以切究之譬之業百工者居其肆以成其事而益進於廣大高明之域於以繼美正學爲朝廷儲大有用之材是又邦家之光而都人士之所由以增慶也今

聖天子昌明道學獨尚考亭朱子而先生居平言行一本新安明後罕有其匹宜其躋位先儒從祀兩廡因格於例

議未從所請而茲之書院適建於學宮之旁豈理學後先
輝映而食報之不爽乎抑鄉學之建與學校相維繫而斯
文萃美並峙而不朽乎然余又聞嶽麓書院創於宋長沙
太守朱洞至今傳頌其名余誌駕湖書院而覩縷言之者
蓋深冀後之來守是郡與郡之賢士大夫相爲繼續不致
久而徒循其名也余滋幸矣

陸稼書先生年譜序

郡守 吳永芳

先生年譜不待人而傳者也余獨何人輒序其年譜以傳
先生非愚則妄矣雖然先生之德行文文章彪炳寰宇千萬
人共見共聞也余獨何人而委諸不聞不見可乎且曩時

之段今幸承乏珂里更得縱觀先生前後所著書以
其生平顧默然不一言是猶盲者當日月之光而罔
昭昭幾何不夫之覲而耶獨是先生昌明理學扶微
剔隱而奧旨契合一本新安朱子遂使百餘年來榛莽塵
蕪變而爲正直蕩平正所謂迴狂瀾於旣倒障百川而東
之其功不在二程下乃再任郎官陟階諫議坎壈顛躓亦
與晦翁生平約畧相埒豈豐茲嗇彼志道德者不以功名
顯耶抑將隱其身遠其學以明其道耶迄今讀其年譜循
循然行不越中人言不踰規矩布帛菽粟閭然無華而耐
人尋味固久而益彰者余旣採先生之行事將上書告白

從祀 先聖廟庭會格于成例未遂舉行茲因令嗣之請遂捐俸入付梓人而不辭一言以弁其端俾知豐城神劍先有望奇氣于斗牛間者而得免愚且妄之誚也則幸甚矣

福巖寺止翁亭記

郡守 吳永芳

凡物皆有所止天止於上地止於下日月止於天河嶽止於地變化者龍而止於水闕堦者虎而止于山躍者止於深淵飛者止於叢木下逮昆虫蠢動之細莫不因所止而安其身止之時義大矣哉或曰止者止也止于此而不移則終於止矣雖然止者至而止之之謂也至不一至則止不一止不賢者求至乎賢賢者求至乎聖設未至乎賢未至乎聖不可謂之止也譬之行百里者不能一蹶而至也或三十而止或五十而止而未至于百里不可謂之止也河之源發于崑崙至積石而伏非止也又至于龍門亦非止也必至于海而後謂之止焉艮卦之象辭位止是思亦止是苟易位而處思亦隨位而止是以止爲思非以思爲止也故有求所止者未至於止者也有得所止者蓋止于至者也他若知止不殆又以止而全其身韓昌黎之謂退之子朱子之謂遜翁罔非此意也止之時義誠大矣哉余于巳亥中夏觸暑舟行偶思憇息之所至福巖而止焉林

嘉興府志 卷之三
木翁翳修竹參差赤脚層水樂哉斯土爰葺其舊有之亭
而以余之號名之曰止翁復因浮圖具宜之請而作止翁
說知是說者當思止于至而無止于正則人人可作止翁
觀人人可憇息止翁亭也浮圖名明開具宜其字也余嘉
其墨行而有儒修故重違其請勒碑以記之

灌頂師經解入楞嚴大藏序

郡守 吳永芳

事有殊途而同指人有異趨而同行今儒者稱不朽必曰
立德立功立言而釋氏亦有禪宗學宗律宗之說禪近于
德律近于功學近於言然欲昭德象功以信今而垂後非
言不著顧儒之立言吾知之矣當其發憤於始也必參之

經史百家以盡其變考之天人性命以通其要歲月以濡
之而弗預期其速效夫而後其有獲矣而猶未能貫也則
實體諸當躬而心解神會以合乎其原乃無弗化也始得
上下千百年抉微剔奧或近言焉或遠言焉復爲之旁通
曲喻俾天下曉然於作之者之聖而我不愧于述之者之
明斯其言以立立可以傳乃不意浮圖灌頂師竟有合焉
者師學佛者也其言與吾儒殊而生平廢寢忘餐以求至
乎立言之地其用心亦與吾儒同師九歲入空門十九受
戒律二十習講經越七載受德水師付囑爲雲棲五世法
孫今行年幾八十矣固嘗應士大夫之延請歷聚光天竺

諸刹宣妙諦以昭示聳瞽仍然草衣木食幽棲斗室中手不停批者凡五十年所著華嚴金剛等解書凡二十有六種卷凡一百有五十皆深入性海能發導師之所欲發并能發其所未發余竊歎其立意之堅積功之久而苟肆力于儒書將與昌黎廬陵諸君子後先並峙而獨惜其以浮圖終也然精修梵行闡宗風于五濁惡世而廣開其覺路是誠法王之嗣子所謂無盡燈明明終不盡者也京師愍忠寺義學僧景雲與余交不憚數千里叅學于師得悉師生平因哀其斂木若干入楞嚴古刹之大藏釋典而囑寺僧居守以見師之立言爲可傳也故序之

血影禪師傳

四明 陳美訓

秀水三塔寺傍舊有岳鄂王祠祠之守僧逸其名字相傳國初大兵南下邏卒乘間掠村落婦女數十錮廟中屬僧居守僧伺卒去毀門裂扇盡縱之俄卒至問所守曰已縱之矣卒曰若不畏死耶僧曰已辦死又何畏卒縛僧石柱射之血流漬石儼著人形至今彌顯事在乙酉歲載郡乘中或曰僧旣縱之曷不與之同逃乃守之以俟死卽不然縱其人焚其祠如近時崑山某氏之所爲寧不兩全雖然僧于祠寄也祠爲鄂王棲神之室四方之所瞻仰義不可焚焚而縱之縱者無功而焚者有罪矣且僧嚴律戒而與

婦女偕行寧不嫌生瓜李况縱之已涉於市德而同逃又將焉往設邏卒因縱而追追而復獲亦必至于死何若以身相抗彼或以死我故而得緩其追我因得詭其辭說婦女之東逸者告以西走南去者偽令北追是以一身之死而救衆人以生也抑僧學佛者也佛氏之教割肉飼鷹以救物命蓋視此身為夢幻泡影之借境方將摩頂放踵以利天下而顧戀戀不捨非僧學佛之心矣或又謂僧既滅其身矣胡不并泯其血影之迹而同歸於寂滅不又足多乎余曰僧有度脫無量之心不得不留其影以示度脫之的俾天下後世見影生感而益廣其度脫之術是即千百億化身之微旨也然則一影雖微不當與入地長弘共寶之以垂不朽也哉

陸稼書先生祠堂記

吳江 張尚瑗

明福清葉相國誤首善書院記曰南學先生之學以透性為宗以生生不息為用似欲弄禪機立旨而包括之為一家少墟先生以性善為主以居敬窮理為程又欲舉二氏之學而盡驅之教外書院在京師曰首善在無錫曰道南一時賢人君子之所聚世所目為東林黨人者也兩先生同道而所學之不同如此然吉水清標峻節與顧無錫趙高邑海內宗仰比諸東漢陳竇劉之為二姦同以璫禍削

籍崇禎初元追謚南臯爲忠介以其平昔與瓊山海剛峯
友善同謚以表之無錫端文公亦於海之爲人敬之特至
海方巡撫南都或有疏詆之爲矯廉欺世者端文之涇凡
甫成進士輒合同榜數人具疏論救閱今百數十年矣與
論稱海剛峯復出其人曰平湖陸稼書先生先生初筮仕
江南嘉定三年以盜案落職蓋不肯以讐殺作盜部議引
例黜之行橐惟圖書數卷孺人來訪襪一具朝論惜其枉
起補靈壽則請守道與反事不以憊億累民值旱災當請
蠲賑凡他邑之畏譴匿報者皆不預而靈邑獨蒙渙汗禁
蒼巖山進香焚紙駕神像於庭於是蔚州都憲魏公丙辰

丁巳間特薦者再九卿公薦者一戊午博學宏詞同郡吳
中翰薦而不往庚午行取則澤州都憲陳公所薦爰授四
川道御史安溪李公以性學稱先生於上上前太史仇公
以丙寅行以不及先生而發憤廣坐奉常楊公以庚午歲
值行取而昌言先生於朝直撫于公自言曾繕疏具薦爲
人所閱蘇常道方公則於今嘉定時維護特至崑山都憲
徐公少司寇葉公或重其節或欽其學而執手論心於歸
朝出宰之時縷載先生年譜中旣入臺卽上畿輔民情疏
以康熙二十八九兩年錢糧已奉上諭蠲免部議分別
不准概蠲撫臣又題請帶徵伏 乾清宮面奏得 旨允

行論湖南巡撫在任守制非宜輒報可辛未六月上疏請
停止捐納保舉廷議抑之再疏固爭遂以阻誤軍機論遣
籍遼陽京兆衛公言於上得不遣而於試俸方滿甄別
外調竟拂衣歸時先生同官繼疏論保舉捐納者上元陳
御史菁亦以年例出爲僉事越二載癸亥南督學需人
上謂非陸某不可與安溪李公督學順天皆從中降顧
先生已於歸權平湖後壬申冬月小除之前夕病卒
聖天子睿照灼知一擢之於下吏孤踪破格之選一寬之
于諫臣強項違衆之罰終也衡文特簡嚮用有期而先期
早世然先生之獲眷於聖明亦已厚矣先生工制舉業
不徇時俗意度波瀾覃研四子之書因有得於程朱義理

夫朱陸正閭之派論之者無慮數十百家栢
鄉魏相國作見知錄與見道有識者辨識都門少墟入于
朱南臯入于陸山陰劉蕺山先生亦列朱學之間知太冲
實親受經者孫蘇門獨爲長峰之學蔚州魏先生及睢州
司空湯先生皆從之遊故謂蘇門之爲陸學不得辭也謂
蔡洲之偏于陸學所不受也朱子爲集大成之宗儒其門
齊固無所不該而正脉獨盛于浙東由呂成公生居婺州

何王金許四先生從黃直齋邇相傳述宋文憲公領袖有明之文運王文成公雖特起姚江要以勳業擴其學術亦何可訾寡學者憎勝已以自孤其助若醇德茂績之儒蘊抱隆而建樹亦大何一不有功于聖門朱子曰窮理以致其知躬行以踐其實本朝公卿大夫清節危行躬行最表表者蔚州睢州倡其前而平湖亞之蔚州旣屢薦平湖有知己之感矣平湖與睢州致書論難往復氣欲凌睢州睢州辭遜而意坦然蓋平湖意見根據全在學部通辨一書明末東莞陳建所誤顧端文序而稱之遂盛行于世謂陽明之徒矯誣朱子以彌縫陸學故辨學於釋氏易辨學於陽明難釋氏顯立空宗陽明陰壞實教然當慶元禁偽學之日象山之門人楊慈湖袁潔齋未始不有功于朱子紹聖攻元祐之日程子之門人賈易朱光庭實是以爲玷於河南學術之爭往往貽誤國是首善道南東林諸君子上持朝局之邪正而南臯少墟異同如是無錫所敬愛者瓊山瓊山乃力詆朱子者也廣中新刻丘海合集剛峰令輿國先有備忘集謂語出考亭便與道不合較諸陽明之尊附朱子者復驚特甚愚於修贛志撻而深非之睢州道大而能容卽端文公敬愛瓊山之深指歎椒亭吳公以道學自任出守嘉郡構駕湖書院化導士民爰立專祠祀

稼書先生其中其崇正學表廉節之盛心與道南首善兩
書院後先相續高顧鄒馮行復見于今日矣不揣而爲之
記且以見儒學淵源其流派不必執而躬行實踐爲足重
云

繡州徵文序

龔汝賓

蓋聞產金之山定能湧髓懷珠之木方可斲心地因人而
皆靈底用泉刀之買年與時而更逝徒勞纒觸之爭筆有
名葩觀美子以齊放胸無故紙挾斥仙以同遊鴈篆排向
雲中凌雲作賦鶴觴舉從月下邀月成詩則有就李故名
出拳別號所稱禾邑不愧綉州春滿樓邊烟雨到今未散

絮飛坊裏屐鞋自昔相聞藉鳳尾之莎每笑舜欽之達企
鳴腳之林曾嗤禹錫之豪洗銅硯而增香鴛鴦湖窄傍苔
牋而散彩臙脂滙平簾動雀風徐恬表宅舟浮虹月陸瑁
畱池千弓放鶴之洲誰知魚樂百尺舞蛟之石競拾鼠精
山僅呼瓶藏得壺公日月溪皆生韭堪供庖子朝昏柳拂
波痕不絕如綫松攢塔影其小似針爾迺烹雲液于鷓鴣
搖毫禁體傾尺波于鸚鵡擊鉢狂言或夜降石磨首列山
公之啟或夢投玉燕足誇海叟之吟入舊館而懷蘇幽蘭
之啼眼如昨彈壞陵而吊陸春松之妙手安存竹院逢僧
盡是浮生之話南湖分韻招歸遺老之魂獨是牛女聯星

金山雲接會稽全郡鏡水波通思拔鯨牙乃終困於橫海
欲攀鵬翼竟屢墮于垂天雖行類刻舟實志存鑄硯三十
年攻苦獨伴孤檠六千場戲游耻彈長鋏是以耘苗而騎
秧馬抑且掩戶而守木鷄向也官冷鄭虔八鑽海昌之火
今者師慙胡瑗一賞秀邑之荷白苧佳篇都成莊夢紅薇
勝境已化秦灰畧記讀書之堆偶識選文之寺飲匏盃而
酌秋嶽買藕花而供芡齋明知故我猶存謹與諸君相約
沈垚半餅垂露千番雷威斷紋禱泉三弄鹿園題後須教
道子埋光馬券臨來當令坡翁減色罷碁枰以染翰紙貴
落霞泛醜舫以聯吟縑酬疎雨住流虹而氣常貫斗家繪
麟而業可補天况值四序之冬行間舞雪剛過一陽之月
筆底回春青藜照書因斯定集紫桃製錦爰是成編矣所
望鳳友三千龍賓十二挾承蜩之技擅貫蝨之材祝元陽
握珠而來揚弘農抱環而至平陵浴繭繰出五暈之裳新
市拋梭織就六銖之帔經傳相貝術愧點金素愛聚花久
祈釀蜜幸入扶桑之國枝仰千霄恍遊羣玉之邦珍踰希
世莫忘此日求助他山云爾

Faint vertical text columns,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The text is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and ghosting.

十
九